

共产国际关于日本問題 方針、決議集

日本共产党史資料委員会編

林 放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目 录

日本共产党綱領草案.....	1
(1922年)	
关于日本問題的綱領 (1927年綱領)	6
一、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	6
二、日本的国内形势	8
三、日本革命的动力	13
四、共产党及其作用	15
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	18
六、共产党和工会、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組織的 統一战綫問題	20
日本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26
(1928年)	
关于日本共产党的決議.....	32
(1930年)	
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質.....	35
(1932年3月2日庫西宁同志的报告)	
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綱領 (1932年綱領) ...	53
一、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	53
二、当前革命的性質	58
三、革命运动的現状和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66
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	80
为了日本共产党的統一	101
給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	129
(1936年2月——莫斯科)	
日本革命的无产階級当前的任务	142
(1940年4月——华北)	

日本共产党綱領草案

(1922年)

草案的序論部分这里从略。根据刊登这个草案的“共产主义国际綱領問題資料集”的編者注解，認為这一部分与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准备中的世界綱領草案大体一致。

日本共产党虽然要从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要求出发，但同时必須考虑到日本資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日本資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没有受到象其他国家那样严重破坏的影响，所以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特別的繁荣；但与此同时，过去各种封建关系的特征，今天却依然显著地存在着。絕大部分的土地今天还掌握在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其中最大的就是日本政府的首脑——天皇。

另一方面，农民交納地租后，用自己的农具来耕种大地主所有的广大的土地。由于农民缺少土地的情况日益严重的結果，地租不断上涨，事实上已經达到了农民交納佃租后便陷于飢餓的程度。这样封建的各种关系的残余，在国家权力的結構中表現得更为突出。国家权力掌握在大土地所有者和一部分工商业資产階級联盟的手中。国家权力的半封建性質，表現在貴族院在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起着指导作用上，也表現在日本宪法的整个性質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資产階級，連一大部分所謂自由主义的資产階級也完全被剝夺了参与国家政权的可能性，而后者对現在政府是站在反对派的立場。

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資产階級中間的政府

反对派的政治要求也逐渐扩大。而这种要求集中表现在要求普选权和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上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虽然正在迅速地发展着，但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却被拖延下来。这种情况，促使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了现实斗争。因此，这些人民阶层就逐渐在国家的生活中成为积极的政治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由于生产衰退的结果而引起严重的经济恐慌，使得阶级斗争和总的政治危机趋于非常激烈。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方向势将趋向推翻现存政治制度的革命。为了反对这种制度，各种社会力量和阶级正逐渐团结起来。但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将在强大的工人阶级和以废除地租为目标的革命的农民群众出现之后始能实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将成为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序曲。

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而进行斗争的日本共产党，有责任团结实际上有能力对现在政府进行斗争的一切社会力量。因为推翻现在的政府，已经成为以专政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步骤。

日本共产党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敌人，但是必须以推翻天皇政府和废止天皇制的口号为过渡时期的口号，还必须为实行普选而斗争。党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在日本革命运动发展的现阶段，要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并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便为旨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日本无产阶级今后的斗争开辟道路。尤其重要的是，利用以不可抑止的力量对大地主政府进行激烈反对的广大农民阶层。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急进的资产阶级各种集团，他们也经常努力争取农民群众站在自己的

一方，因此，共产党必須支持一切为了反对大土地所有者而进行的农地改革运动，用各种手段推进这个运动使之发展。共产党更有責任揭露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半途而废和不彻底的本質。在和天皇政府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允許坐視旁觀，即使这种斗争是在民主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也应如此。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和現在政府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使一般的运动深入化，使所有的口号鮮明化，以占据最重要的陣地。

这种初步的、直接的任务得到完成，以及过去的一部分同盟者开始轉变到失败的阶级和阶层方面以后，日本共产党必須再把革命推进一步，使其深入，为实现工农苏維埃政权而努力。所以，民主主义的口号对日本共产党來說，只不过是对天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一时的手段，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在废除現在政治制度的当前的直接任务完成后，就必须立刻无条件地抛弃这个手段。从这种考虑出发，日本共产党提出当前的要求如下：

政治方面的要求

1. 废除天皇制；
2. 废除貴族院；
3. 十八岁以上的男女皆有选举权；
4. 一切工会、工人政党、工人俱乐部及其他工人組織，都完全有結社的自由；
5. 工人刊物完全有出版的自由；
6. 不論在室內或室外，工人都完全有集会的自由；
7. 有示威运动的自由；
8. 有罢工的自由；
9. 废除現在的軍隊、警察、宪兵和秘密警察(注)。

(注)过去的日文譯本中，在第九項之后还有第十項“建立工

人的武装”，但我們所用的原文中却没有这一項，可能旧譯本所依据的原文中有这一項。

經濟方面的要求

1. 实行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
2. 实行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劳动保險；
3. 根据市場物价拟定工資額，保証最低的生活；
4. 由工厂委员会来管理生产；
5. 企业家和国家应承認工会为工人階級的合法組織。

农业方面的要求

1. 无代价地沒收天皇、大土地所有者和寺院、神社的土地，并把它归为国有；
2. 为援助缺乏土地的农民，建立国有土地基金制，特別要把农民过去作为佃戶而用自己农具耕种的土地全部交与农民，但不作为农民的私有財產；
3. 制定累进所得稅制，即采取随着收入等級的上升，相应地加重租稅負擔的方法，根据收入規定稅額；
4. 征收特別奢侈稅。

对外方面的政策

1. 放弃一切对外干涉的企图；
2. 撤退駐在朝鮮、中国、台湾和庫頁島等地的一切軍隊；
3. 承認苏联。

日本工人階級，只有在拥有統一的中央集权的指导部时，才能經過推翻現在政府的道路，在以建立无产階級专政为目的的斗争上，取得胜利。有些革命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等）对于拥有这样的指导部所以表示异議，是因为他們不能理解在斗争起决定作用的瞬間所必然出現的全

面形势之故。这个斗争迟早将不得不导致对拥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化机关的国家权力发生直接冲突，为了粉碎这种机关，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就必须有最大的计划性，而这种计划性只有依靠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实现。所以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就在于争取工会和绝对保持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组织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彻底扫除黄色的、国家主义的和社会改良主义的领导者在工会运动中所遗留下的影响，提高共产党在工会组织中广大群众间的威信。党的义务是：要支持工人的一切行动，无论是对雇主的行动或者是对国家的行动，无论是多么小的运动，也要把一切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党必须为巩固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团结而努力，凡是可能脱离工人而处于孤立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在日本工会内还有影响力的期间，党必须和它们结成巩固的联盟，为进行共同斗争而缔结协定；同时党必须努力帮助工人阶级中的这些革命分子，使他们克服他们所具有的偏见，因为这种偏见会妨碍斗争的正确进行。

党的义务是：用一切办法把农民，特别是广大的贫农阶层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党的义务是：在利用资产阶级的反对政府运动的同时，要无情地批判它的不彻底性，揭露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因对高涨起来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而必然要犯的叛变行为。

日本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在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正高举着工人的世界同盟的旗帜，向最后的胜利，即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专政前进着。它将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队伍中的一个战斗部队而完成自己的任务。——“共产主义国际纲领问题资料集”1924年版——

关于日本問題的綱領(1927年綱領)

(1927年7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

一、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远东在世界經濟及世界政治上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問題，就成为特別緊急的問題。

日本帝国主义經過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扩大侵略以及对中國、印度、近东、太平洋各島嶼和苏联領土的侵略，使日本成了整个广大亚洲大陆上的头等帝国主义强国。

因此，世界資本主义对立的主要焦点之一就逐漸在太平洋沿岸形成起来。与此同时，一个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具有无限意义的現代最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也正在中国发展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正日益紧密地与世界資本主义的命运結合起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在准备上正扮演着一个最积极的脚色。不，只要日本对华干涉是一个既成的事实，那么就可以說日本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已經在进行这个战争。

日本資本主义对中国的革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态度的。因为日本資本主义与中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对缺乏鉄矿和煤矿的日本來說，中国是其主要的原料来源地。同时中国又是日本工业品的主要市場，占日本出口总額35%的产品是运往中国各港口的。中国又是日本資本輸出的主要投資国，日本資產階級在中国，首先是在

滿洲对工厂、矿山和铁路投资的总额就约达二十五亿日元之多。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对上述自己利益的直接威胁，为了扼杀中国工农革命运动，当然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和消耗巨额费用，同时也不拒绝任何同盟者。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险恶的敌人，它运用着非常狡猾的外交手腕，企图占领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特别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投向反革命阵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更加露骨地把积极的反革命政策来加于中国了。

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直接威胁到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中国革命有波及到日本各主要殖民地——首先是朝鲜的危险，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敌意。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对中国革命进行阻挠，为了对中国的工人农民采取共同行动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不久将与英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不，这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事实。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即使为了同中国革命和苏联进行斗争而与美英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但这也决不能消除它们相互之间的必然的和日趋尖锐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与英帝国主义间的利害关系，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日本的舆论把英国在新加坡建立海军根据地的事情解释为直接和公开对日本的敌对行为，这决不是偶然的。

至于日本与美国的矛盾则更为严重。美国的移民法、首先便是针对着日本而设的。同时，美国由于受到日本扩张领土的刺激而向太平洋沿岸进行扩张的行动，更使日美之间的冲突迫于眉睫，日益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共同打击中国革命、共同准备对苏战争的同

时，又准备把在太平洋沿岸的帝国主义式的分割推向一场血淋淋的斗争，因而各自加紧军备。

二、日本的国内形势

发展显然落后于欧洲的日本帝国主义——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逐渐发展——是以很迅速的速度在发展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不仅在战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原译者注）和战后都没有减低，相反的，日本资本主义在这个期间内获得了最大的成就。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资源，都无法与美国资本主义相比拟，尽管受到这样的限制；但相反的与英国及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相比，无疑地其发展速度在今日仍然占据上风。在1926年，日本的轮船吨数为1912年的二倍半，铁路网比1912年扩展了87%，棉纺工业（可能指纤维工业——原译者注）的产量比1912年增加273%，电力生产也增加了六倍。

工业生产非常迅速的扩大，是与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迅速发展、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比重的增加相联系的。它通过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之间很多次的内部斗争和妥协，而引起了国家权力和国家本身的质的变化。现在日本的国家政权是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集团的手中（此节德文漏去，根据英、法文补译——原译者注）。虽然，一般说来，资本家和地主集团是日本帝国主义阶段的非常带有特征性的标志，但同时也带有过去六十年来发展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若干特点。

1868年的革命，开辟了日本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但政权依然掌握在各种封建势力的手中，掌握在大土地所有者、军阀、宫廷官僚的手中。在此情况下，日本国家的封建因

素，不仅是传统的残余和旧时代的遗物，而且也成了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累积的有利工具，日本资本主义在以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封建的因素。

旧日本国家变质为资产阶级国家，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方面是，工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所占的比重和政治意义不断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经济方面的原因和对工人农民运动的恐惧，同时又被帝国主义政策的要求所驱使，所以各封建阶层与新兴资产阶级结合的过程进行得极为迅速。

日本国家本身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最大的要素。欧洲的任何国家，也不象日本这样接近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根据某一统计，在日本，除去铁路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外，投入到工业及银行的资金总额的30%左右是属于国家的。天皇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持有许多股份公司和联合企业的大量股票。此外天皇还拥有资本金一亿日元的自己的银行。

在日本，资本集中的过程、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结合为财政资本的过程以及发展为托拉斯和康采恩的过程，也进行得非常快。这样，一方面，日本国家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在日本资产阶级的两个统治政党——政友会和宪政会——其中一个是为三井康采恩所支持并为它的利益服务的，另一个是为三菱康采恩所支持并为它的利益服务的。于是以资本主义内容来充实旧有封建形式的两面的过程以及与此并行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革命势力的过程就逐渐进行着。资产阶级尽管与封建势力之间有若干内部矛盾，但是在对抗工人农民运动时，他们的行动却是一致的。

由此可見，在这个資本的托拉斯化达到了如此高度水准的国家，为实现日本国家的民主化，为扫除天皇制和打倒目前統治势力而进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将由对封建残余的斗争轉变为对資本主义本身的斗争。而日本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就将以很快的速度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現代的日本尽管存在着一切封建的特征和残余，但它又是日本資本主义最集中的表現，它包容了許多日本資本主义最中枢的神經，所以，对它的打击就将成为对整个日本資本主义体制最强有力的打击。

在将来的日本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地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当然决不能放弃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本身的問題。因为無論資產階級和大土地所有者的結合有什么样的进展，但大土地所有制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却依然构成极其重要而独特的因素。

尽管在都市中資本主义获得了疾风驟雨般的发展，但农村的特点是，不論在技术上或社会經濟上都极其落后。缺乏土地和极端的貧困是农民中普遍的現象。占总农户80%的五百五十万农户，每户只耕种一町一段^①土地，但仅占总农户0.1%的农户却占有耕地总面积的8%。日本的地租一般都很高，在耕地总面积的40%中，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是做为地租由佃戶交給大土地所有者的。仅上列的几个数字，便說明了日本农业問題的严重性；也說明了农业革命在日本已經成熟，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的問題在日本已經完全成为現实的問題。

因此，日本現在已經具备了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的

^① 一町等于我国 14.876 亩，十段等于一町。——譯者

各种客观条件（国家政权机构中的封建残余和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和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客观条件（资本的集中、康采恩化的高度水准、国家和托拉斯的紧密结合、较大的接近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资产阶级和封建大土地所有者的联盟和集团）。

然而，尽管日本的经济形势直接提出了革命的问题，但意识形态——即列宁所说的“与‘客观革命形势’相对的‘主观革命形势’”——的落后性却是很大的障碍，是一块绊脚石。日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都没有什么革命传统和斗争经验。广大群众只是在今天才逐渐在政治生活上有所觉悟，而且参加政治生活的也不过是一小部分的人。工人和农民的組織既然为数不多，而且一向又不很活跃。在广大的群众中，对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必要理解，还被爱国主义的毒素及和平主义的幻想压制着。无产阶级——农民也是如此——的政治修养、阶级意识和革命的組織性还不过是开始脱离萌芽的阶段。因此，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对这方面特别注意，并尽最大的努力。

今天，两个具有决定性的资产阶级政党——政友会和宪政会——轮流掌握着日本的政权。二者不仅都与大资本家有最密切的联系，而且又是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两个大的资本主义康采恩——三井和三菱的直接和公开的政治代理人。

但是，政友会与在国家机构中起重大作用的各种封建因素、宫廷官僚和军阀等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而宪政会却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表者的姿态出现，企图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巩固和支持这个实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国家机构。于是，1925年宪政会便实行了扩大选举权。此外，宪政

会和政友会还有所不同，它对苏联采取了比较稳健的态度。

但是，关于对中国革命的斗争和对日本的殖民地以及对日本国内革命运动的斗争，两党之间的意见当然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分歧。

日本帝国主义依然在向上发展的阶段上。但是在地位上的矛盾和阻碍它向前发展的各种困难，已开始带有威胁的性质。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别尖锐化上。日本资产阶级固然已经从战后的危机中和在相当程度上从1923年地震的灾害中恢复过来。但是，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又威胁着日本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和日本从中国投资中获取的巨额利润。最后也同样威胁着日本在朝鲜、台湾和满洲等地的殖民统治。此外，由于日本对英国和美国的斗争，由于执行帝国主义的强国政策，把军国主义的陆海军庞大得不能忍受的负担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而这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和工人阶级——他们的工资，在1926年被大量降低——的穷困，使国内市场狭隘化，也使国外市场的问题被日益尖锐地提了出来。日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正在研究着外国市场的问题。他们讨论资本过剩，更讨论扩大生产机构与扩大销路的可能性完全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此外由于美国执行移民法更使日本形成了庞大的过剩人口，使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巩固性日趋动摇。所有这些原因都成了“客观革命形势”的各种因素，同时它又促使了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革命化，而有助于“主观革命形势”的形成和发展。

在日本，小资产阶级走向无产阶级的过程，现在正在迅速地发展着。在这个国家里，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

高度的水准，但至今还施行着相当于半殖民地条件的劳动時間制和相当于半殖民地条件的极低廉的工資制。所謂“劳动法”就是彻头彻尾以镇压工人为目的的法律。要求增加工資的罢工和工会还都是违法的。妇女在政治上也沒有任何权利。共产党被視为非法。仅仅因为是共产党员，就能被判处十年徒刑。所有这些情况都势必促使群众左傾。所有这些情况都給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和組織工作打下了有利的基础，而且这个基础正日益扩大。

三、日本革命的动力

如前所述，近代的日本，是由資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組成的集团——由資本家掌握其领导权——所統治着。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無論在任何程度上，或即使在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認為可以把資產階級利用为革命力量的希望，都必須彻底放弃。

推行中国的經驗的想法，是完全經不起批判的。中国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对象。然而日本的資產階級本身已經成为头等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革命的初期，民族資產階級还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但是，在日本，資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权，它为了組織和維護資本主义的剝削，在原有的一切封建特征及其残余的基础上，广泛地利用着整个国家机构。最后，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已經达到了由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即轉变为对資本主义本身的革命的高度水准，这一点对将来革命的轉变将起最大的作用。

日本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階級、农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其中主要的是无产階級和农民。日本无产階級必須把社会

主义革命的斗争与领导日本全体劳动人民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日本，已经具备了为对抗地主和资本家的反动集团而组织工农革命联盟的客观条件，而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正确政策，又是日本革命运动成功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在为取得土地所进行的斗争中以及在对封建残余和近代垄断资本的束缚所进行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任何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农民运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必定会遭到失败的。另一方面，象日本这样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过半数的国家，假如无产阶级在农民中孤立，将会带来最大的危险，将会给资产阶级提供最有力的武器。

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为了两个阶级的利益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只有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掌握了领导权时，才能成为革命的联盟，才能够取得胜利。对工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决不能由于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迷失了其阶级的斗争方向。相反地，正是为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转变，所以斗争的每个阶段对无产阶级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一贯革命的阶级，是坚决彻底的革命阶级。工农联盟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克服农民对革命的半途而废和两面性的态度，克服他们可能离开革命和对革命表示动摇的缺点也是必要的。农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是“动摇的力量”。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资产阶级经常努力想利用这种“动摇的力量”和农民，在日本无疑地也是如

此。

这种动摇性，在革命的一定阶段中，对革命来说，能成为极其危险的东西。特别是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它的危险更大。因为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将会极力利用在农民中间根深蒂固的小私有者的本性和偏见。只有依靠内部团结的、具有阶级意识的、一贯革命的而且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制止和克服这些动摇，假若置之不理即可招致灭亡。

所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当然，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联盟。无产阶级要一方面依靠贫农，一方面也要通过他们与农民中起决定作用的广大的群众相结合，并领导他们。

在日本，建立工农革命联盟的各种客观条件，无疑地已经完全具备了。但是，这些客观条件必须在组织上予以实现。日本农民正喘息在苛税和高额地租的重压之下，呻吟于可怕的贫困之中。革命运动在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之间正以异常迅速的速度成长着。现在已经有百分之十二的农民组织在农会中。共产主义者必须尽全力使这些农会团结在革命的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工农政党中，必须依靠工农的革命联盟来对抗地主和资本家的反动集团。

四、共产党及其作用

工人阶级，只有在其最先进的、革命的、觉悟的和有组织的部分领导下，即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德国——特别是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经验都证明了列宁的纲领的绝对正确性：如果没有一个巩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在思想上经过锻炼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无产阶级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無論在哪里，即使在日本也是这样，工人階級并不是由性質完全相同的群众所組成的。在工人階級的內部，存在着許多生活、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水平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可能各有其特殊的切身利益，而且实际上也是具有这种利益的。对政治上落后、階級意識模糊的工人來說，这种特殊的利益就可能超过于无产階級一般的階級利益，而且实际上也往往确是如此。只有依靠长期的群众斗争，才可能克服这种宗派的分裂。即使在英国，无产階級的宗派分裂，無論在思想上或在組織上，也还没有肃清。資产階級为了本身的利益，极力助长无产階級的宗派分裂，它們得到社会民主党和它在工会中的代理人的协助，正试图利用这种分裂。

同宗派的分裂有密切关系的，还存在着其他危险，而这种危险有一部分是由于宗派的分裂所产生的。这就是“經濟主义”的危险。工人階級中政治上落后的部分，在日常斗争和經濟糾紛中所提出的各种具体的要求，会导致掩蔽了对資本主义本身的斗争（德文中此句漏去，按英法文本补充——原譯者注）的后果。而这种斗争只有依靠革命，依靠无产階級夺取国家政权，依靠建立无产階級专政才有可能进行。这种斗争是为了从資本主义剝削的束縛下争取完全彻底解放的斗争。工人运动中的幼稚病的“經濟主义”，同时也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滋长的根据地，是想不以革命的斗争来对待資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而企图使无产階級来服从这些条件的思想意識获得成长的根据地。

共产党是无产階級革命的先鋒队，是为了整个階級最終的历史的利益而斗争的。沒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克服宗派

的分裂和經濟主义。沒有共产党就不可能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正象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种类和形态必须服从于主要任务，即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一样，无产阶级一切多种多样的阶级组织都必须接受它們政治上的最高组织共产党的领导。

(在德文中，这一段的內容是“在同一程度上，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种类和形态，都必须服从主要任务，即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一切多种多样的阶级组织，都必须接受它們政治上的最高组织共产党的领导”。在法文中則缺少“在同一程度上”一句，并插入了“同时”一語来代替“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无论根据那一种文字，前后的关系都不明确，所以只能意譯。至于英文，則完全漏去了这一段內容。——原譯者注)

正如我們不能容許在日常斗争中因提出部分的要求而取消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建立专政的情况相同，正如我們有义务在斗争的任何阶段也要保持基本的革命目的，并使其他一切都服从于这种目的的情况相同，共产党在积极地参加并领导日常斗争时，在群众组织的内部积极活动，并在领导群众组织时，也必须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及其本身的面貌——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的面貌。离开这种立場就意味着在实践上向机会主义堕落，結果就会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放弃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

日本共产党指导部的主要錯誤之一，就在于不理解共产党的作用，过低地估計了这种作用，同时也过低地估計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意义。把党認為是工会的左派，或者認為用一个广泛的劳农政党可以勉强代替共产党，这是根

本錯誤的，是机会主义的想法。如果没有独立的、在思想上经过锻炼的、有纪律的中央集权的群众的共产党，革命运动就决不可能获得胜利。

因此，对所有各种取消主义的倾向、部分地表现在对星同志（山川均——原译者注）的方针上的取消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是日本共产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正象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为了全体的利益，必须由其中最先进的、革命的工人阶级来领导一样，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了其全体的利益，也必须由其革命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

因此，今天在日本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共产党在质和量方面的提高。党应该为提高其思想、政治的水平而加紧工作。同时，也必须努力使党具有最大的群众性，要把存在于日本无产阶级之中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力量都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以便一步一步取得和巩固党在日本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

在目前的条件下，共产党如果不通过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便不能获得发展。在日本也完全是如此。在日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当时的社会民众党——原译者注）拥有一万二千名党员，约有十五万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支持它。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雇用的代理人，他们在资产阶级的委托下，尽力以妥协的精神及所谓爱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毒素来腐蚀群众。因此，如果不是不断地竭力揭露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者，指出他们决定了支持蒋介石的方针从而采取了出卖中国革命的政策，指出他们散布议会主义的幻想以及起着似是而非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

助手和僕从的作用；那末，我們就不可能为爭取群众而进行斗争，特别是为爭取在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的斗争。（这一段在德文上是：“……社会民主主义领导者和他們支持蔣介石的方針，散布議會主义的幻想、起着似是而非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助手及僕从作用以及和他們这些作用相结合的出卖中国革命的政策，……”茲根据英文和法文做了如上的修正——原譯者注）

共产主义者特别要坚决地揭露所謂“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叛变作用。这个拥有六千名党员的中央派的小集团，掌握了被五万名組織在工会、农会中的工人、农民所支持的日劳党的领导权。正和一切“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这个党的领导者与其右翼的不同之点，只在于他們玩弄左傾的詞句，企图在革命的工人中隱蔽起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本質。因此揭露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假相，就是共产党最紧急的斗争任务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和日本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給我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进行斗争，創造了极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日本工人阶级既沒有根深蒂固的具有数十年历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組織，也沒有任何巩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傳統。

改良主义一般的和主要的基础就是熟練工人的“上层”，而这种“上层”在日本比較少，平均工資非常低廉。逐渐无产阶级化的农村各阶层所构成的庞大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的情况和农业过剩人口的巨大压力，由于美国禁止移民入境而更加严重，因而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根本沒有提高的希望。当然，只要日本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此句在德文中漏去，根据英、法文补充——原譯者注），那么，就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来收买工人

止层分子的若干部分。但尽管如此，我們今天已經可以預言，改良主义者企图把美国式的妥协的工会主义移植到日本来的嘗試，終会惨敗的。

六、共产党和工会、共产党和工人 群众組織的統一战綫問題

上面已經指出，只有共产党作为独立的組織而发展，才是日本革命运动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我們強調必須迅速地、坚决地克服日本共产党指导部过去的錯誤，特别是以星同志（山川均）为首的偏向。但是，最近在共产党內以黑木同志（福本和夫——原譯者注）为首的与此相反的另一種偏向却又获得了很大势力。

日本共产党只有成为群众性的党，才能完成它所負担的历史性的任务。日本共产党无疑地必須尽最大努力提高其思想水平，必須認真地体会到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但是党也必須同样地認真体会到如果沒有革命的群众斗争，沒有与群众間的生气勃勃的紧密結合，則一切理論都将成为死气沉沉的东西。日本共产党不仅要在其革命目的上必須成为工人的党，而且在其組織上也必須成为工人的党。首先就必須把这个无产階級的核心加强数倍。

如果我們認為采取使共产党消失在工会运动左派中的方針是錯誤、是致命伤的話，那末采取使党脱离无产階級群众組織而孤立的方針，其錯誤的严重性也不减于前者。黑木（福本和夫）同志所主张的“分离結合”的理論，事实上也不外是以这种方針为其基础的。这与列宁主义是絕對和根本相矛盾的。黑木（福本和夫）同志，不是来分析日本共产党当

前的具体任务和历史所给与的完成这种任务的方法，而是从人为的、任意臆造的抽象的形象出发；不是来努力明确现实的关系，而是沉醉于提出与调和理论范畴的游戏里。

各种群众组织，一方面是共产党汲取补充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也是先锋队与整个阶级及全体劳动人民相结合的纽带。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越大，数目越多，共产党可以利用的源泉也就越大，共产党能够号召的群众也就越多。因此那种企图分裂群众组织的方针，便是缩小自己的源泉、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削弱自己与群众的联系、使自己脱离群众而孤立的方针。这种方针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无须一一举例证明的。

同时，企图分裂群众组织的方针，事实上就意味着放弃了争取在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的斗争、放弃了争取中央派的工人的斗争、放弃了揭露公开的右翼改良主义和隐蔽在“左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者的革命言辞之下的改良主义，除此以外不再意味着任何东西。放弃这些斗争，无疑地就是替社会民主主义者服务，这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的。

日本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在思想上正迅速地成长着，它们已经脱离了工团主义和纯粹的工会运动而逐渐向政治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前进，但尽管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最近已开始为日本无产阶级所接受，然而日本的工人运动却还很年青，它的组织状态也还很薄弱。日本无产阶级缺乏任何革命的传统和伟大的阶级斗争经验。在日本的四百五十万名工厂、企业以及运输工人之中，组织在工会以及政党之中的不过三十万人左右，而且他们是分散在许多相互对抗的组织之中，因而形成了四分五裂状态。

因此，克服这种分裂，并为建立日本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而斗争，就成为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所以，日本共产主义者策划分裂劳动总同盟、农民组合等各种组织的方针，是根本错误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存在，正是共产党能够正常而健全地成长起来的绝对必要条件。在对机会主义以及改良主义的领导者进行斗争时，必须采取这样的方法，即不要使左翼分子脱离工会和群众的政党，而是在这些组织内部来揭露其领导者，争取这些组织内部的群众。如果不这样，共产主义者本身就要陷于脱离工人群众运动而孤立的危险。共产主义者必须积极地参加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并要为取得这些斗争的领导权而奋斗。这时，共产主义者就必须以行动来向工人证明：只有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可靠的、始终一贯的拥护者和领导者。当日本的资本家正不断地对工人展开野蛮攻势的今天，这一点是特别必要的。

普遍存在各地的各种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共产党唯一可能活动的场所。如果不想理解这一点，那末对年青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将是沒有比这再危险的错误。因此必须认识到黑木同志（福本和夫）所采取的企图机械地使工会政治化的方针，是绝对错误的。这个方针的根本错误就是对政党和工会的不同点完全缺乏理解，因而试图以政党来代替工会。但是，实际上，这将是在群众运动中孤立自己，从而引导到放弃对企图夺取无产阶级各种群众组织的改良主义者进行斗争。机械地将工会政治化是不必要的。相反的，只有在内部巩固其左派，加强其工会委员会的影响，从而建立工会委员会，并在组织上加以巩固，这才是必要的。

这种使工会巩固和稳定起来，从内部来进行争取的方

針，也必須推廣到對待廣泛的工农政党的策略中去。尤其是共产党必須努力实现今天已經在共产主义者占絕對优势的影响之下的劳农政党即劳农党，同今天在中央派影响之下的日劳党的合并。必須依靠工人的压力来粉碎日劳党对于这个合并的頑强的抗拒。

这就是日本共产主义者的直接任务之一。

实际上把党引向脱离群众而孤立的黑木(福本和夫)同志的見解，就是把群众性政党的共产党导向毁灭。因此，他的“分离結合論”极端过度地強調了純思想的因素而完全忽視了經濟、政治和組織的因素，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理論更将导致这样的思想：即不可容忍地偏重知識分子；脱离工人群众；造成宗派主义；認為党是“馬克思主义思想家”——当然，主要是指知識分子——的集团，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战斗組織。現在，日本共产党必須坚决地消灭这种連黑木(福本和夫)同志自己也已经放弃了歪曲列宁主义的兒戏。

当然，爭取社会民主主义的和中央派的工人，以及从內部来爭取工会及群众政党——它是以上述的統一战綫策略为前提的——是有困难的。尤其是沒有伟大的群众斗争經驗的年青的党，在这一点上更可能犯大的錯誤。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日本共产主义者必須特別認真地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所犯的錯誤吸取經驗教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須考虑到中国和日本之間各种不同的条件。

共产党决不可由于实行統一战綫的策略而模糊了自己本身的面貌。党决不可向敌人的影响屈服。这就是說，党必須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保持絕對的独立性。所謂統一战綫，当然不仅指的是非法的共产党同劳农党以及同統一同盟等那样左翼合法群众組織的較狹隘的統一战綫，更重要的是在

共产党影响下的群众組織(例如劳农党)同社会民主主义或中央派的群众組織的統一战綫。但是，建立統一战綫的斗争，更必須在階級的基础上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絕對不允許有原則上和思想上的讓步。

当共产党組織工人階級对資本主义进行斗争时，必須同时建立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并为确立工人階級在这个联盟中的領導权而进行不懈的活动。共产党必須支持和組織要求減輕租稅和減免地租的农民斗争。党必須在反对战争危机的斗争中利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党必須站在以日本国家的民主主义化和消灭各种封建势力为目的的日本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的前列。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一刻也不能忘記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轉化的一般发展規律。共产党必須与日本的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建立紧密的联系，并給予他們一切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支持。

共产党必須坚决地克服过去产生一切重要缺点的不幸根源，即党指导部的宗派主义情緒。“靠近群众！”这个口号对日本來說，今天实在是最切合实际的。

同时，还要特別指出，日本共产党完全沒有在青年中間进行活动，这是严重的錯誤，必須迅速地克服。而且由于战争危机日益紧迫，对这方面的活动更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任务。

最后，共产党必須尽全力完成今天国际革命組織所赋予的紧急义务，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干涉和对苏联的战争准备。

根据上述情况，日本共产党必須提出如下的行动綱領和口号：

一、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进行斗争；

- 二、停止干涉中国革命；
- 三、拥护苏联；
- 四、殖民地完全独立；
- 五、解散国会；
- 六、废除君主制；
- 七、十八岁以上的男女皆有普选权；
- 八、要求自由集会、结社、团结等权利，要求言论出版自由；
- 九、要求每日八小时的工作制；
- 十、要求成立失业保险；
- 十一、废除各种镇压工人的法令；
- 十二、没收天皇、地主、国家以及寺院的土地；
- 十三、实行累进所得税。

这些部分的要求和口号，必须与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结合。只有系统地宣传这两个口号，才能在政治上启发工人群众，组织工农联盟，真正的革命的群众斗争的准备工作才能得到进展。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就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然而，这种斗争，只有存在着一个在思想上经过锻炼的、具有列宁式的纪律的、采取中央集权制的、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以及和共产国际步调一致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时，才能获得成功。

日本代表团承认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并全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定，因而保证了日本共产党能够消灭存在于其队伍中的各种偏向，能够在其活动中采取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更能够很好地解决其所面临的伟大历史任务。

日本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1928年)

共产国际書記局

一、在前次选举中和反抗政府方面的进攻中，逐渐高涨起来的壮阔的日本工农群众运动的成长，为日本阶级斗争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日本政府不仅想要歼灭共产党，而且还竭尽全力想要歼灭一切日本革命组织。但由于共产党有了更加广泛的基础，因而使党获得了新的而且是巨大的活动能力。

日本无产阶级最大的成果就是共产党的重建。在动员和组织觉悟了的群众的先锋队这点上，成功地起了推动和指导的作用。党虽然受到了威胁和残酷的镇压，但仍然继续活动，因而对反动的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回答。

二、在日本虽然具有发展阶级斗争的特殊条件，但选举前后的一切事件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决议（1927年7月15日）根本思想的正确性。那就是，在日本也与在其他各国一样，“共产党除了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以外，不能通过其他任何道路获得发展”。

在选举中，特别是在选举以后，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己暴露了：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分裂工人阶级阵营为目的的。

他們为了阻止階級斗争的革命的发展，为了帮助政府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曾竭尽全力。現在他們也在傾注所有的力量企图阻挡日益高涨的日本工农运动浪潮。

三、从最近发生的許多事件看来，共产党对劳农党、日劳党以及社会民众党（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提出的无条件合并的主张未作斗争，显然是犯了重大的錯誤。我們不應該把这种合并的計劃認為是一般的統一戰綫战术的一个形态。統一戰綫战术的目的，是为了动員群众对資本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斗争，从而巩固各种工人階級革命的組織。

关于劳农党所提議的与中央派的日劳党合并的意見，也同样必須明确：不仅对社会民主主义前列的領導者要进行合并斗争，而且对日劳党改良主义的領導者也将要进行合并斗争。日劳党提議使屬於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党即社会民众党参加合并斗争，其目的是为了把領導权委之于最恶劣的改良主义分子的手中。党沒有公开地反对这个提議，并忽略了在屬於中央派及社会民主主义各种組織的工人面前揭露社会民主主义領導者这种企图使劳农党孤立的陰謀，在这点上，党是犯了錯誤的。

共产党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揭露社会民主主义者拒絕参加反对压迫工人階級組織的議會斗争，而將主要目标轉向拥护“神圣的国体”的陰謀。

四、为了能完成新的、更大的而且是責任日益加重的使命，为了使党在数量上和思想上都得到加强，年青的共产党必須全力以赴。那时，政府将以警察的鎮压政策或立法的迫害来破坏共产党和其他革命組織，为了打击政府的这种政策，我們就必須特別努力来加强和改善非公开的机关。党在講求改善这些机关的各种策略的同时，为了在工人及貧

农中間扩大其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影响，为了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不可失掉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的机会。

五、对共产党來說，創立定期发行的非公开的党的机关报，是特別需要的。因为它可以加强和建設党的組織，可以从組織上發揮对工农革命运动的領導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們必須竭尽一切努力。

六、共产党應該对因受政府的挑拨而解散的各革命群众組織（劳农党、日本劳动組合評議會、全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重建的斗争負有領導的任务。这个斗争必須运用統一战綫的战术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进行。同时，必須組織工人和农民的一切活动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政府而斗争，为爭取各工农組織的自由而斗争，更不断地揭露对革命的統一战綫进行怠工或叛变的領導者。这个策略的要点如下：

1. 发动群众运动，爭取恢复已被解散的各組織的合法地位。

2. 必須重建这些組織，并为此目的竭尽一切努力。

3. 为了引导更广大的群众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必須建立新的群众組織（支持和防卫的組織）。

七、党对一切公开或隱蔽地放弃为重建已被解散的各組織进行斗争的企图，和对一切退却的情緒，必須进行不懈的斗争。

必須特別注意維護左翼工会的組織評議會。这个組織的成員轉入到中央派的工会中去，不仅意味着是工人階級的公开投降，而且也意味着一方面鼓励政府的鎮压政策，另一方面鼓励改良主义領導者的叛变。为了阻止从評議會轉向中央派的工会，必須采取特別手段。在工会活动的范围中，当前的任务就是加强評議會。必須采取特別手段来繼續

維持一切与群众的联系，尤其是必須維持与地方工会支部之間已經形成的联系。

評議会的地方組織，應該为重建已被解散的中央机关而斗争，同时还必須尽全力使团結着評議會一切組織的中央集权机关能够即时發揮正常的作用。

同时，我們的党必須确保为重建統一的工会而进行斗争的主动权，这个統一的工会是由于改良主义者的阴谋和暴力手段而分裂的。我們的党在进行組織評議会的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前列，利用工人們前进的情緒，动員他們在战斗的领导下，来要求統一整个工会运动。

八、为已被解散的各組織所进行的全部斗争，必須与加强共产党本身的方針直接結合起来。

必須特別注意加强罢工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結合。在所有的罢工中，党必須促使罢工委员会在工厂內部自下而上地組織起来。

九、政府的镇压政策是同时針对着日本的工人和农民，針对着中国革命和針对着第一个工农苏維埃国家而采取的。因此，为了維持工人与农民的組織，而向反动政府所进行的斗争，就必须同反对在中国公开进行反革命战争的斗争，和反对对苏联做各种巧妙伪装的进攻准备的斗争結合起来。

十、对政府所采取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只有在直接为了竭力維持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工資、劳动時間、地租等）而进行时，才能产生效果。

十一、为了給劳农党以影响，使它执行下述議會政策，共产党必須在工人中間进行鼓动。劳农党即使是少数，也不應該把它划入包括着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所謂“劳动者

組織”的一般集團內。

我們必須使勞農黨及工人階級了解：社會民主主義者在關於對中國出兵的演說中所做的欺騙的讓步，是為了企圖只在口頭上來順應群眾的鬥爭精神；對工人階級組織的迫害，是為了使領導議會中工人議員的權力掌握在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手裡。

活躍地參加工人和農民的鬥爭，並為此目的而利用議會的講壇，這是革命的議員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雖然如此，但並不排斥：革命的議員們為了對社會民主主義議員及代表中央派的工农各組織的議員、特別是對動搖的議員，在議會戰術策略上給予影響，並為了以議會外群眾的壓力為基礎而予以影響，而在一定的條件下，與這些議員們以共同協議會的形式互相保持接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改良主義者占多數的這種協議會，它的不可缺的前提條件是：這種協議會所作的決議，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約束革命議員對於議會戰術的完全獨立性。

十二、革命的議員和議會內革命的集團，在數量上雖然非常微少，但必須使工人清楚地知道：這些議員，只有在他們反抗帝國主義、為工农組織的利益、為鞏固革命的組織而鬥爭時，才能發揮其獨立的作用。革命的議員們無論遇到任何困難也不應低頭。必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正在中國進行的侵略戰爭。必須迫使改良主義的議員們不得不在兩條道路之中選擇一條道路。這兩條道路就是：參加我們的戰綫；否則就作為政府侵略政策的公開同盟者而剝去自己的假面具。

一切議會活動，只有在以議會外的群眾運動為基礎時，即在作為罷工運動及農民鬥爭的領導者而參加，以示威、群

众大会、宣传画和报纸等组成广泛的议会外的战线为基础时，这种斗争才能由反动议会内的革命集团来完成。革命議員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要参加这种斗争，而且必须亲自投入到斗争的漩涡中去。

——“马克思主义”1928年8月号——

关于日本共产党的決議

(1930年)

共产国际西欧書記局

日本政府攻击了日本无产阶级唯一的政党——日本共产党，对日本共产党的这种迫害，证明了党真正进行了革命活动，同时也是改良主义分子脱离了党的证据。在现阶段，革命运动最主要的危险，就是从大山一派起到党内反对派止的带有一切色彩的取消主义者。

在目前日本的各种条件下，提倡建立合法的共产党的人，全都是日本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言人。他们企图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散布到工人群众中。他们想要把运动局限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动范围之内、局限在现存社会的范围之内。在日本今天的条件下，他们除了使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利益之下的武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这些合法党支持者的态度越是“左倾”则他们越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更危险的代表者。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动摇，但也非常危险。重要的是：必须对党内那些散布不信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量、而在取消“共产党非法”的问题上抱取消主义和动摇态度的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必须对组织全日本合法共产党的企图进行猛烈的斗争。但是，日本共产党不应把斗争局限于工人党现有的合法地方

組織以外，同時在這些組織內部也必須進行啓蒙活動。

對改良主義和取消主義者的合法政黨企圖所做的不妥協的鬥爭，絕對不能使其產生這樣的後果：即放棄對工人群眾及農民進行革命教育和組織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性，或削弱他們的活動。相反地，日本共產黨的黨員必須以更大的努力實現上次決議所指出的儘可能建立和加強工會、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農民委員會和婦女組織等一切合法或半合法的工人及農民的群眾組織。

現在，使合法活動與非法活動相結合，更比較容易了。因而一切非法的黨組織和黨基層必須利用現有的一切合法的工人及農民的組織，在這些組織的內部進行宣傳鼓動。這樣，它就會在組織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上起促進作用，而這種階級鬥爭是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屆大會的各項決定相符合的。

所有日本共產黨的黨員和最進步的工人的主要任務，就在於加強日本共產黨對取消主義和合法主義所進行的鬥爭；在群眾中，尤其是在工廠中組織和領導廣泛的政治鼓動、群眾罷工及示威運動，並宣傳和組織所有工業中心地的各種產業部門工人的罷工。經濟及政治危機的迫近、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和失業的增加等等，給廣大的工农群眾的趨於急進和革命運動進一步地迅速成長，創造了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運動的成功，則完全決定於日本共產黨黨員的能力、毅力和果斷。

現在，由於經濟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工時、廢除地租等）的鬥爭已與反白色恐怖和反資本家攻勢的反政府鬥爭結合起來，即與日本共產黨的政治口號結合起來，因而為日本共產黨創造了動員工人和佃農群眾奮起參加鬥爭的有利

形势。

我們必須組織群众罢工和抗議示威，来反对迫害共产党、反对逮捕和判決共产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动行为、反对资本家的进攻、反对工会法、反对佃耕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必要建立和加强党在工厂的基层组织，在准备和领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教育和他們的斗争时，尤其在罢工斗争时，为了发挥工厂基层组织的創造性和活动能力，必須加强工厂內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創造性的活动，同时还必須加强党的中央委员会。

——1930年1月20日，德文“国际新聞通訊”第七号

所載（“共产国际”第4卷3号（1930年1月））——

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質

(1932年3月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会议上库西宁同志的报告)

最近数月来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要求我们对日本形势加以仔细的分析。日本的革命运动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地阐明日本的各种条件和日本革命的具体特点，那将是很大的收获。过去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过于一般化了。虽然如此，但理解日本形势的特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如果象估计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形势一样，用同样的方法去考察，那将是错误的。日本的统治阶层是帝国主义者，但它是特殊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是由迅速地获得惊人财富的资本主义的投机者和亚洲的封建掠夺者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混合物。列宁曾经说过：“在日本，近代化的新型财政资本垄断，并由于其他种种因素而补充了一部分并代替了一部分。”因此，根据列宁的意见(列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说的)，日本的财政资本，并不是完全近代化的，也就是说，并不完全适合于财政资本最新的形式。在分析日本财政资本主义时，反而常常想不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确有这么一种倾向存在，就是从日本资本集中这一事实出发，往往得出极其片面的结论。五大托拉斯，事实上控制着约占半数的日本工业生产。十二个最大的股份公司，从工业、运输和航运等方面控制着国民总收入的6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及资本异常

高度的集中，这显然存在着垄断的事实。

那么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是怎样的呢？首先就是日本的轻工业在今天仍然占据优越的地位。这一点决不是近代最新财政资本的特征。所以，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拥有最新的技术设备，然而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的轻工业却相对地占据优越的地位。

这一点是日本资本结构的最大特征。生产资料的生产，即成为近代最新财政资本骨干的重工业，在日本还很不发达。日本生产资料的约50%—60%是从其他国家输入的。这样，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与德、美、英等国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日本，半数以上的工人，主要是在纺织和制丝业二个部门工作。工人的数量比较多，日本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无产阶级构成的。而大多数工人又是从事于纺织业与制丝业。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非常微少。铁矿是完全没有或几乎完全没有。其他金属，如有色金属等也没有，只不过有一点铜。当然，金属如此缺乏，会影响到电气工业及与此有关各部门的发展。日本虽然有煤，但也只是质量最坏的，再加上它的产地离工业中心地区非常远，而且煤矿的生产力极低，其结果招致了工业用煤的价格过高。虽然也有一些金属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但这些并不是日本工业构成中特殊优越的因素。占优势的只是上述纺织业及制丝业。

日本没有国产的棉花。这一点对于以纺织业为重要产业的国家来说，特别感到困难。

日本化学工业原料的缺乏也特别严重。

日本资本主义的弱点，就在于原料资源的非常缺乏，这是日本资本主义者努力扩张领土的动机之一。

但这只不过是动机之一罢了。而国内市场的狭小，对扩

张领土来说，更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市場购买力低微的原因，是由于一方面对工人，另一方面对农民进行着异常高度的剥削之故。在日本对劳动力实行着令人难于相信的掠夺式的剥削。在这里工人的生活水平与在殖民地同样的低。从许多工人的情况，特别是数量庞大的女工和童工的情况来看，令人感到日本在实行名符其实的奴隶制度。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日本非常强大的封建残余对农民进行着无穷尽的剥削。日本的农村，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是在国内的殖民地。对于这个殖民地的剥削，是用双重的方法来进行的：第一，是通过大资本主义托拉斯所实行的价格政策，这些大资本主义托拉斯是卖给农民工业制品的贩卖者和从农民那里收购农产品的购买者而出現的；第二，是通过重税和控制着农村各处的残酷的高利贷，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由于与前项资本主义的剥削形态相结合而更加残酷了。大地主也非常凶横地促使农民走向破产，这是以地租的形态来进行的。地租是剥削农民的半封建的形态。在许多地方，地租占农民收入的一半或甚至达到一半以上。本人不从事农业劳动而完全是寄生性存在的大地主，每年直接从农民手中索取地租。日本农民之所以极端贫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日本工业虽然发达，但也沒有任何可能性来把贫困化了的农民阶层吸引到生产过程中去。因此农民的贫困化更日趋严重。

日本资产阶级的变革，是非常不完善、非常不彻底和有始无终的。1850—60年（从日本资产阶级的改革以及从一般的资产阶级变革的意义上说，只是有在这个时期以后可以说有些变化的）以来，发展经常是沿着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大地主間妥协的道路前进的。这种妥协，又经常依靠牺牲

工人和农民来实现的。在欧洲各国，尽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彻底，但它的根基却比较深，这样就给坚强的独立农民的发展，创造了很大的可能性。而在日本这种可能性，却被强大的封建残余给完全打消了。成为日本的特征的这些因素又决定了国内市场的狭隘性，这种情况当然也阻碍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着日本资本主义转化为完全的、最新式的近代财政资本主义。随着时间的发展，从现在已经已经被吸乾最后一滴血的日本农民和工人身上进一步剥削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因之日本资本主义今后的生存就将日益依靠更大的侵略战争和向外国派遣军队远征。对于日本目前的经济危机，必须从这一点加以考虑。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远东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群岛等地，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扩张市场的可能性。但是，战争结束后，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再次出现，这对日本来说，情况又变得困难起来。

同时，由于战争中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这些地方是日本棉织品的主要市场）等地的本地纤维工业的勃兴，因而这个困难更加严重，只有以向美国出口为主的生丝业没有因为这种形势的发展而受到妨碍。此外又有日本的大地震（指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地震——译者注）、印度及马来群岛实行新的关税保护法和生丝及米的跌价等。如果考虑到日本生丝的出口（其中90%输到美国）占日本总出口额30%—40%，那么生丝的跌价，显然会使日本的全部经济生活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英镑的跌价，虽然因为接着发生的日本外汇的跌落而使金融状况得到平衡，但同时，在使日本经济受到打击这方面也同样起了作用。由于停止金本位制的突然实行，致使日

本的某大銀行不得不遭受被美国扣留一亿七千万美元的損失。当然其他各銀行虽因此項投机而賺了許多錢，但这些盈余还不能补偿因此而帶給日本的損失。中国、印度尼西亚、緬甸、印度支那各銷售市場的排斥日貨，对日本經濟情况的普遍恶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国家里，有数目很多的中国商人，他們掌握着全部批发商业，而且与帝国主义的資产階級合作，頑强地排斥日貨。

和普通的原料危机同时存在的严重地阻碍着日本发展的这些經濟恐慌的因素，也就是日本拥有二百万以上失业常备軍的理由。因此也說明了紡織业、制絲业以及造船业的生产下降——下降达30%—50%。由同一原因也可以說明采矿业30%—40%的生产下降，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对外貿易的减少。更可以說明与这些部門的衰退相关連的大銀行的破产等。

日本在1927年就已經经历了全部信用組織的严重危机。而最近，信用危机又开始了。但是这种銀行的破产以及日本想依靠从美、英借款来緩和的資本不足，并未妨碍日本帝国主义以投資为目的的把資本輸出国外的欲望，而这正是近代財政資本的特征。例如，最近数年間，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长江沿岸投下了相当多的資本。同时日本又輸入了大約等額的英美資本。根据官方統計，从美国輸入的資本达三十五亿日圓，从英国輸入的資本达四十一亿日圓。这就是說，这个数額庞大的外国資本輸入日本的結果，使高度集中起来的日本資本，感到有把自己的資本輸出到外国的必要。

那么，日本資产階級向哪里去寻找摆脱这一切困难的出路呢？他們是从战争中，从用武力扩张領土中去寻求出路的。在上述各种原因之外，使它更向这方面发展的就是日本

具有在技术上高度发达的军事机构，而这种机构是与日本执行它策划周密的掠夺性的军事行动相适合的。在一定的意义上，现在的日本仍然可以说是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

过去的全部日本历史，说明了战争经常是对日本有利的。日本经常依靠战争——依靠它本身发动的战争或其他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获得它掠夺性的剥削的对象。或者更正确的说，日本甚至依靠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获得了它自己的独立。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前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牵制了英、美、法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美国的南北战争。

日本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的战争而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在1890年代中期的中日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是这样，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也是这样。日本经常因战争而得到利益，但又因和平、媾和谈判而吃亏。事实上每次媾和都有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常常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美帝国主义迫使日本接受一种媾和条件，而这个媾和条件与日本作为战胜者而期望获得的条件完全不同。日俄战争后在朴茨茅斯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及1930年的伦敦会议上也有同样的情况。

正象过去日本与帝俄之间的战争，是在战争开始的很早以前就做了长期的准备一样，日本现在对中国的战争无疑地也已经准备几年了。那末现在对中国用武力远征的目的是什么呢？日本统治阶级首先就看中了满洲。但不仅如此，它还企图在长江流域及华北一带获得统治的地位，当然，最后它还企图进攻苏联。

所有这些企图，无疑地都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之中。为了执行自己巨大的战争计划而寻找强大的同盟者，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列宁在世界大战后的1920年就曾说过：日本在沒有把握得到其他国的援助时，它是不敢进行单独的军事行动的^①。当然日本自己也很了解这一点，特别是在日美之間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和可能进行反苏战争的地区，日本的军事行动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谈到将来反苏战争的问题，日本已得到了法国作为她最合适的同盟者。同时日本也显然获得了英国的默認。为什么法国会成为日本的同盟者呢？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反动宪兵——欧洲的反动宪兵和亚洲的反动宪兵——携起手来之故。法国的支持，无论在财政援助的意义上，或者在获得各种进行战争的必需器材上，对于日本曾经是很必要的，而且现在仍然是必要的。作为对付美国的一定的保证来说，日法同盟对日本也很重要。而且在实现日本反对苏联的计划上，日法同盟更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苏联与日本

1918—1919年，日本参加了十四国对苏联的干涉，而且参加得很出色。我們还没有忘記日本军队残忍的强盗的“功績”。如果回想一下当时对苏联的进攻是如何进行的，这是很有趣的事。各列强对苏战争部署兵力的分担数是由列强共同规定的。日本被提議应提供七千名武装干涉部队。这就是最初的国际联盟軍（固然当时还不是以这个姿态出現的，但事实上是完全适合于这个名称的）。日本非常积极地参加

^① 参見“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98頁。

了这个武装干涉，出兵的数量不是七千名或一万名，而是派了七万名军队。这样，日本按照本身的主张，竟提供了比被指定的分担数目多至十倍的军队。当时连美国也认为是太多了。

尽管动员了这样庞大的兵力，但日本军以及其他白色干涉军都被红军驱逐走了。日军被赶走了，而且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满足于仅能在苏联领海内捕鱼的收获。但是由于他们还不满足于从这项捕鱼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并且我们现在也不想让日本的投机者来垄断这项事业，布尔什维克自己也学会了从事渔业的工作，所以日本资产阶级为了捞取完全不同的鱼类而开始在茫茫的海洋里搅混着。

我们尤其不能不想起：当我们红军把日本军从西伯利亚赶出去的时候，映入我们眼帘中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当时的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极不可靠的友邦，即美国对我们表示了一些支持。作为武装干涉者之一的美国，在当时也要求日本的军队撤离西伯利亚。这与缔结朴茨茅斯和约时的情形完全一样；但是，这次推动美国人出而干涉的亲苏情绪，与那时相比，是低落得多了。

直接对苏联的斗争现在还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当此夺取满洲和中国内地的斗争成为问题的现在，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已达到了相当严重和深刻的地步。美国帝国主义为了能对满洲所有的重要天然资源进行彻底的全面的估价，曾在满洲“活动”了相当长（虽然没有日本那样长）的时期。

而且，现在的问题不仅限于满洲，提高在长江流域所占的地位，也成为了问题。当然美国帝国主义及长年驻在南京和上海的外交官们，并不会甘心于这块肥美而广大的地域

和銷售市場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和市場。如果設想日本認為即刻有采取进攻的必要时，美国帝国主义会无条件地乖乖地退却，則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性質的一切学說都将是錯誤的。

这种日美之間的矛盾，已有半世紀以上的历史了。至于其发生的原因，便要追溯到日本、日本資本主义、日本国家在为其独立的斗争中、在对不平等条約的斗争中和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成为胜利者的时代。这种矛盾的开始，要追溯到英、美駐日公使館被烧毁、英国曾以破坏日本的大港来作为报复的 1860 年。这是发展的起点，而后来英国終於轉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可靠的同盟者，更确切的說，也就是轉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者。同时，在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后来却没有改变，而一直是日本的敌手。因此，在为了搶夺世界最大的殖民地而进行斗争的現在，决不可能設想这个斗争会不使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更趋于极端尖銳。

但現在能否預言这种情况会发展为战争呢？我們并不認為在最近的将来会有这种变化。至少是我們找不到充分的根据来証明这种預言。相反的却存在着可以保証不至于发展为公开的日美战争的因素。但是这并不妨碍双方非常积极地准备着正式的战争，并不妨碍現在已經在两国之間进行着的斗争。这种斗争，一部分是用其他手段，即財政的經濟的手段；一部分是利用其他势力，即依靠中国的帮助来进行的。在上海进行的交涉当中，英国外交当局，特別在日本的軍事行动失敗（这是無論如何必須承認的）之后，便出面居間調停，从不可收拾的局面中把日本救出来，对此点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当英国使日本从它在上海所占領的地区

中撤退之后，已經沒有任何理由来反对締結停战协定了。而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却断然声明不承認日本最近在中国东北部和在上海的占領。

在上海战綫上日本的失敗，用什么來說明呢？当事件局限在滿洲地区时，一切都进行得比較容易。因为在滿洲日本是以被收买了的中国封建軍閥为对手的。可是在上海，事情就发生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在这里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就是与在东京所想象的，以为出征到上海只不过是一次愉快的散步而已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們从这里可以看到用战略上的术语所表示的所謂精神作用，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讓我們回想一下日軍过去与帝俄作战的情形。那时日軍打得很好。可是現在在上海，日軍的对手是装备低劣的軍隊，誰也不能說这支軍隊在和中國紅軍作战时比中國紅軍优秀一些。相反的，这支部队在和紅軍作战的战綫上，曾經打过敗仗。这支軍隊本身的战斗能力决不是怎么强大的，但和日軍作战时，这支軍隊却表現了奇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海的劳动人民支持了这支軍隊。

当然，仅用这一点不能說明全部的情况。为了理解目前正在发展中的事件，必須明确两个因素的作用。一个因素是民族問題。而且不可过低地来估計它的意义。在侵略轉向华北后的現在，有了最近几年經驗的現在，即使南京政府締結了媾和或停战协定，象中国这样大的民族，以后也将要起来自卫。締結停战协定并不意味着中国已停止了防卫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有着同样重大意义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軍隊的状况。日軍現在已經和日俄战争当时不同了。應該把过去的这段

时期，看做是日本劳动人民革命化的时期，看做是日本社会及日本军队腐化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内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问题。但这里必须指出，现在已经广泛地制订好的用武力扩张领土的计划在起初实行时，在日本就已经发生了规模相当大的学生示威运动。在最初的阶段里，日军中就已经发生了士兵的暴动。还有在目前的战争期间中，日本农民的骚动也并未停止。如果说力量薄弱的日本共产党在日本的一些活动有所成就的话，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切成就中是存在着各种精神作用的基本因素的。而这种精神作用已经在上海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且今后也还要显示这种力量。

* * *

我们已经充分地详细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各种矛盾。现在我们简单地谈谈以下几个问题：即如果从日本帝国主义内部来观察又是怎样；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日本社会体制下的一般经济、政治构造如何；日本革命的特点如何；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如何等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把日本革命现阶段的特点一一规定并加以定型化，这是很不容易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把革命的方针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日本党的队伍中，也有很多一知半解的观点。当然，在最近几年中也有了转变，但遗憾的是，不是向更正确的观点的方向转变，而是向更错误的方向转变。那么，究竟这个问题的困难在那一点呢？我们认为有些同志，包括日本的若干同志在内的错误，正如列宁对卢森堡及皮达可夫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学，他们只是机械地掌握了资本的集中这一面——“财政资本”——而从这一点出发并仅以这一点为根据，把日本革命的性质规

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日本革命性质的问题，他们并不是考虑了日本各种条件的整个特点而提出的。这些同志只根据局部的事实做出了过于性急的结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结果在他们中间就得出了和托派同样的结论。

这种偏向，这种“左”的错误，具有极其有害的政治意义。其根源在于低估了对日本天皇制和对日本封建残余所进行的斗争。当然，我们一切的方向都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但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有这种义务：即首先应该尽可能地明确地指出革命的具体道路；并指出革命必须遵循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才能获得胜利。

根据日本的情况提出这个问题时，决不可忽视对天皇制进行斗争的巨大意义。虽然时常有人持有这样的意见，认为日本的天皇制并不起独立的作用。但是天皇制的作用，是由于它是封建大地主、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政策的执行机关而存在的。为了执行这两个阶级的政策，就需要有机构，首先是军事机构的存在，不能否认其具有一定的独立意义。往往有人怀疑，在日本只有在1868年才开始成立绝对君主制的论断的正确性。可是我们认为，只有在日本资产阶级变革的开始时，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下，站在从来统治全国的纯粹封建体制先头的傀儡天皇制，才为绝对君主制的近代体制所代替，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正是在复活绝对君主制这个反动的口号下，才进行了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外国资本家剥削的斗争，而实现了日本国家的统一。但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他们指出在日本还有议会和宪法，他们质问道：“既然如此，怎么能说是绝对君主制呢？”不错，宪法是存在的，但它不过是纸上的条文而已。议会也是存在的，但是找遍全

世界，至少是在一些重要的国家里，找不到一个象这样沒有民主权利的議會，也找不到宪法上的保証被“清扫”到如此程度的国家。持有这样不能独立的議會、仅仅是形式上的議會的国家，天皇制的官僚和高級的軍部机关对議会有这样的独立性的国家，事实上在天皇主义的階級恐怖政策的“宪法”下經過选举把被压迫階級的代表送到議會中去有如此困难的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再也沒有了。

日本的統治制度，是由三个构成要素組成的。第一是天皇制，第二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第三是垄断資本主义。这样，在我們面前就存在着可以区分为三个构成部分的制度。而对此加以規定，也是我們的科学分析的任务，否則就不能使这个問題得到明确。天皇制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机构，是天皇主义的国家机构。而天皇主义的国家机构又是現有的剝削階級专政的强有力的骨干。它潜伏在这些階級中，它代表着这些階級的利益，它处在資产階級和地主上层的紧密的联盟之中。但同时它又發揮了它本身独立的比較大的作用，它发展了被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議會形态所遮掩了的絕對主义的本質。这种作用是对誰独立的呢？不是对剝削階級，而仅是对于这个階級的一定的上层集团，首先是对于議會独立的。

日本君主制的相对的独立性，比俄国沙皇主义的独立性还要更显著嗎？决不是这样。毋宁說是恰恰相反。当然天皇制的官僚和財政資本已經有了紧密的結合。当然这些官僚的一部分从最初就与地主階級出身的封建分子相結合着，这是不須說明的。然而这个机构的最强有力的构成部分，即它的支柱，乃是起着完全独立作用的軍部。列宁曾把輕視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称“做召回派的錯誤”。列宁認為

他們的錯誤，是把君主制和专制主义的意义归之于“有产阶级的直接的統治”，对君主制的作用估計不足是“左傾的錯誤”。因此，必須反对那种对日本天皇制进行斗争的过低評價。因此，有必要強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

在上述“左”的方針中，我們看到了对一个极重大的因素——对天皇制的斗争——的过低評價和对土地革命斗争的过低評價。这很明显地証明了“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方針和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是如何相互接近。这种共同点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中也可以看到。“左”的社会民主主义，至少是以他們某些領導者为代表，最初就同以推翻天皇制为目的的革命相对立，而公然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針。在日本还有共产主义的叛徒，恐怕当他們还混在我們的队伍内时就已經是叛变了真正的叛徒。总之，他們被捕后就完全叛变成祖巴托夫式的警察的宝贝了。这些分子的观点和根本思想，是归结于日本的天皇制是超阶级的机关这一点的。因此“左”的政策的代表者們的“斗争”不是反对天皇制，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大托拉斯以及財政資本。

正因为如此，这些叛徒們才在一定界限內享有宣传反对財政資本的所謂“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的合法权利。

这种合法性，是他們脫离了一切反对天皇制的革命所得到的报酬。这也是“左派”的方針，是口头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針。但在實質上这却是社会法西斯的方針。如果这仅仅是口头上的“左派”方針，而實質上是社会法西斯方針的話，那么这應該叫做什么呢？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这就是采取真正祖巴托夫主义、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以及社会法西斯主义形态的日本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們認為日本革命現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打倒天**

皇制，第二废除大地主的土地私有制，第三确立七小时工作制。以上是我們目前活动的口号。第四，鉴于日本条件的特殊，我們支持在基本任务中应包含：即合并銀行并建立工农苏維埃来管理这些銀行、大康采恩和大托拉斯的生产这个口号的意見。这个口号，实际上我們是从列宁的1917年“四月提綱”中借用来的。当我们决定日本革命的基本任务的特点时如果不把这一点或其他与此相类似的要求考虑进去，那将是一个不能容忍的疏忽。为什么这样說呢？因为日本社会体制构成的特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封建的、半封建的构成部分，即半封建的天皇制和封建的土地私有制的强有力的残余；而另一方面存在着这个体制的帝国主义构成部分，即資本高度的集中。二者紧密地結合在一起。这两个要素相互联結，融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政策里，而几乎是完全不可分的。

当然銀行的統一和收归苏維埃管理，对我们說来，并不是綱領上的要求。而且也不是1917年列宁的綱領上的要求。列宁甚至說，这个要求的本身就有走向实现社会主义政策的准备前进的意义。列宁当时曾与加米涅夫爭論強調指出，自己并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贊成者，而只是提出准备的步驟。我們認為这个要求，是准备的要素，是促进資产階級民主主义革命轉变为无产階級革命的要素。我們認為这个要求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要素，我們就会有这种印象，即似乎把革命分割为两个阶段，也就是資产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和无产階級革命的阶段，因而似乎在最初的阶段只是为了达到資产階級民主主义的目的，只是努力于打倒天皇制、扫除各种封建残余、进行土地革命和沒收大地主的私有土地等等，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应该

努力的似的。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它本身并不包含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加以任何打击，而只是消极性的任务。但是如果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质和考虑到日本的整个统治体制，则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应该认为在革命最初阶段（只要权力已经在那时属于工人农民），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下手，乃是适宜的，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这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还不是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这距1917年列宁的要求还差一些。列宁当时在要求银行合并的同时，更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的管理。我们认为在日本这样的要求仅能适用于康采恩。这正是我们考虑到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其高度集中的特殊的最基本的问题之故。如果在现在，在革命的前夜，如果在革命的当时或革命后，工人向我们说：“好，打倒天皇制！可是这五大托拉斯怎么办，我们难道真的只因为理论上不允许就不对他们的财产动手吗？”我们当然要对它回答说：“无论从实践的观点或从理论的观点都有那样做的必要，由工农苏维埃来管理生产是必要的”。当然，在实践上，这种管理将很快地转为没收。那么前者和后者的界限在那里呢？在实践中划分这个界限是很困难的。但现在是在选择口号的问题。我们认为管理生产的口号是在革命时期的过渡的口号。尽管如此，因为在垄断资本统治的这个重要的领域里，这个口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现在必须把它加入到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中去。

现在再谈一谈关于革命的动力——农民和无产阶级的
问题。

日本农民的基本群众，生活在半封建的剥削和沉重的租税、劳役的条件下，而且还是支配着当地的高利贷阶级的

剝削对象。大約四万个大地主完全寄生在农民身上。可是在这里也已經有了很明显的初步分化和革命的萌芽。但关于它的发展,現在我們还知道的很少。

在农村,对共产党革命的活动来說,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但是我們必須公开承認,党在那里的活动非常薄弱,在那里必須补充很多力量,而且这个工作必須在最近几个月內,或几个星期內去做。已經开始了的战争,为日本的革命开辟了道路。正因如此,我們必須依靠組織上、政治上的办法尽力加强过去在农村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上面所說的一切,也适用于无产階級尤其是蒙受着残酷剝削的年青的日本无产階級,同样也适用于无产階級內部的分化过程。

日本无产階級的生活水平,虽然已經降低到如同殖民地那樣的程度,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利潤的若干部分,仍有可能花費在萌芽状态的日本工人貴族的身上。为什么要这样重視这个問題呢?因为日本的社会法西斯很懂得利用幻想来为自己获取利益,这种幻想就是以为他們会把在战争中获得的战争利潤的一部分賞賜給工人,或者至少会使失业者得到工作。

我們日本的同志,不可过低地估計社会法西斯的这种欺騙宣传。經驗告訴我們,社会法西斯是能够欺騙群众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是真正名符其实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最反动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同时他們还完全公开地支持掠夺战争。这种情形决不妨碍他們同时在工人階級中間进行最大的欺騙宣传。因此我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揭露社会法西斯。

下面再談談日本的劳动法。我們經常引用处在印度劳

动法下的印度工人的状况，作为极端贫穷的例证。但是日本工人的贫穷更为可怕。这种情况给予我党以很大的可能性来在这个领域中提出改善生活的部分要求，使广大的工人群众立即奋起。日本的工人群众过去虽然有很多斗争经验，但他们的罢工几乎经常是以部分的败北而结束。他们的收获虽少，但斗志却因此反而更加旺盛。在这种客观条件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我们能否断定日本共产党真正具有与自己被赋予的任务相适应的力量呢？一方面必须承认，在反战斗争上，党确实进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经受了考验。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个党毕竟还是一个很弱的党。我们为什么要指出这一点呢？为什么不承认我们大部分干部被关在监狱里，而且许多干部牺牲在警察挑衅之下呢？这种情况正说明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警惕性是如何不够。特别是目前在工会内的情况，更证明了我们的组织的极端薄弱。现在的紧急任务就是打入工会和企业机关中去，有组织地争取群众，使他们处于我们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影响之下。我们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首先巩固在企业 and 工会内的党组织。我们的党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的迫害，但是应该说，正是在日本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才能锻炼出钢铁般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英雄主义不仅存在于党的队伍里，当然在广泛的工人阶级群众中也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斗争精神。我们的党在反战斗争中显示了英勇气概也决不是偶然的。在日本革命运动上有决定意义的目前这个时期里，这一切都将成为我们的党能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保证。

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 任务的綱領(1932年綱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

一、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强盗战争，正在把人民大众投入一个世界大屠杀战争以后的最大的新的历史危机中。中国东北的占领、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各地的流血事变等，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所进行的全部军事行动，是在现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由最大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所发动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的这个帝国主义战争，反映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总的危机和经济恐慌的深刻，反映着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这个战争掀开了具有无比重大意义的新的政治动荡的整个时代。最近的中日事变的结果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因而对于所有的共产国际的支部，首先是日本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提出了责任重大的各项任务。

一、目前的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领土的战争与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有着直接的联系。

具有特殊侵略欲望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从掠夺殖民地和战利品中间来寻找资本积累和巩固其本身的最主要的泉源。

当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时，天皇制——反动的半

封建官僚和大土地所有者——的胜利，使它在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带压迫性的条约)的初期斗争中，采取了掠夺邻近弱小民族的斗争形态。这就给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式政策开辟了道路。

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使朝鲜脱离了满清和占领了台湾，向满清索取了三亿五千万日圆的赔款。当镇压义和团事件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执行自己的强盗式政策而利用了这个镇压。1904年的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从帝俄手中夺取了它在南满的租借地和掌握了南满铁路等等。在以后的时期里，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把它做为将来更进一步侵入亚洲大陆的前哨基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中，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进行了领土扩张。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企图使中国淪为日本殖民地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因受到美国的压迫，不得不放弃这些要求中的相当部分，并且从山东撤了兵。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它的企图，它为了等待着实现其强盗式计划的适当时期一直在准备着力量。

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日本，其逐渐增加的侵略欲望，不断地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企图和野心发生冲突。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战争使这种矛盾更趋尖锐。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特别尖锐化的地区就是太平洋沿岸，首先是中国现在正日益形成为帝国主义强盗们利害冲突特别激烈的舞台。随着对中国战争的爆发，便放纵了各种势力，这些势力能促使日益迫近的新的屠杀性的世界战争的危机成为事实，能促使日美之间以及其他大帝国主义强国(即使非其全部)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危机和以这种冲突为

目的，而大力进行准备的危机成为事实。

二、同时，现在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政策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因素，就是为了对苏联进行战争，企图创立帝国主义列强的统一战线而进行着日益猛烈的尝试。目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世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危险。国际联盟正是这种战争的工具。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依靠对苏联的战争来摧毁首先是为解放自己、为从危机中寻找革命出路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世界劳苦大众的眼前掀起了两个世界——一个是腐朽的走向死亡的资本主义世界，另一个是新生的走向胜利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斗争。在今天这种严重无比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的背景前边，苏维埃制度的一切优越性，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特别射出了灿烂的光芒。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工业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走向集体经营，得到了异常的成功。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消灭了富农阶级，收到了很大的成果。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创造了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种条件，而第二个五年计划则是建设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靠的保证。它给人类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由于现在的经济危机，而受到大众性的失业的威胁，淪于难以形容的悲惨的和必须忍受极其残酷的剥削的命运。对他们来说，苏联正是说明必须为从危机中寻找革命的出路、为消灭资本主义而进行斗争的确实事例和有力证明。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在于粉碎社会主义建设，扼杀苏联，更无情地剥削世界的工农群众，为巩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奴隶化的体制开辟道路。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两个帝国主义的宪兵——欧洲宪兵的法帝国主义和远东宪兵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两者都担当了进攻苏維埃国家的先鋒的角色。

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个同盟所承担的义务是：从远东进攻苏联来創造条件，以便使法国及其各屬国（波兰等）能在日本进攻的同时或紧接着日本的进攻，从西方进攻苏联。日本对中国进行强盜战争时，所以受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及国际联盟全体的支持，首先可以由这种反苏計劃來說明。英国为了分割中国，任何时候都准备与日本合作，因此对日本的掠夺中国东北部沒有表示异議；并为了搶在美帝国主义的前边，更主要的是作为反苏战綫的参加者，而为它的利害所支配。美国正努力想把全中国置于其掌握之中，因此即使現在对日本还没有采取公开的积极的手段，但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非常尖銳的。美国一方面期待着由于战争的拖长而使日本衰敗下去，另一方面又担心英国与日本的接近。虽然如此，但美国也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相同，首先对日本帝国主义承担对苏联战争的先鋒的任务寄以希望。

三、资产階級和地主的日本，担当了战争祸首的角色，这完全适合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質。日本由于绝对主义的軍事冒险主义和封建的帝国主义的軍事冒险主义而加重了它垄断資本主义的侵略性。“日俄两国拥有軍事上的垄断权，他們占有广大的領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現代最新財政資本的垄断”（列宁、1916年）^①。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經過对中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3卷，第114頁。

国的战争来利用自己军事上的垄断权，以建立进攻苏联的进军基地，粉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使中国的极大部分或尽可能使中国的大部分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确保更巩固的经济基础，夺取原料资源，尤其是军事工业和军需品的原料资源，巩固在亚洲大陆上的据点。这样为争夺太平洋统治权的新战争而整顿武装。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展，与其一切内部矛盾极度的尖锐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剧烈的经济危机的侵袭使这些矛盾趋于激烈。日本的垄断资本还被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的致密的网围绕。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相对的脆弱，和其内部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是可以由这个事实来说明的。由于国内存在着强大的封建残余，对农民的半封建的剥削方式和对无产阶级殖民地生活水平的剥削，造成了国内市场狭窄的条件。因此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同时发生，致使城市和农村里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日本的地主和资本家现在企图用在中国进行战争的手段来寻求解脱危机的出路，扼杀逐渐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扩大其殖民地领土，为对中国劳苦大众进行更进一步的殖民地剥削开辟道路。

四、日本共产主义者必须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外的侵略性与其国内政治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对外的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及奴役殖民地各国与在国内的反动政治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战争的道路上突进的时候，它企图的是：以此军事的、警察的、天皇制的统治，来维持和巩固对勤劳者空前的专制和暴力的统治，来加强农村中的农奴式统治，来使群众的生活水平更为降低。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极度的尖锐化。战争赋予日本无产阶级和日本共产党以这样的任务：即把反

对战争的斗争与工人农民及全体劳苦大众争取迫切的日常利益的斗争，以及与他们反对经济上、政治上被奴役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来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以实现推翻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天皇制的革命。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并没有把日本的革命推迟，反而使它更加临近了。一方面中国人民为中国的独立和反抗瓜分进行着顽强抵抗和牺牲性的斗争，另一方面，在战争开始的同时，显然在日本军队里和日本国内也已经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浪潮。所有这些都显示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冒险计划势将以悲惨的失败而结束。在这些条件下，日本共产党负有责任重大的任务。今后事态的演变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势将决定于共产党力量坚强的程度如何，决定于团结几百万勤劳大众在党的口号下而站在这些大众前列的党的能力如何。因此，日本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力求巩固的问题，便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现在的形势使日本共产党必须这样做，即尽全力来扩大和巩固至今为止还十分薄弱的工农和其他劳动阶层的广大群众同党的结合。党必须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克服党在群众积极性高涨中的落后状态，必须成为一个能有信心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真正的群众的党。

二、当前革命的性质

五、日本共产党，对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日本当前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关于这些根本问题，党必须纠正正在党的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如果不考虑和分析异常强大的封建制的各种因素和高度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日本统治体制的特点，将不可能正确地估计现阶段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日本将来革命的性质与

任务。

(一)当估计日本的具体形势时，首先必须以天皇制的性质和比重为出发点。

1868年以后在日本成立的绝对君主制，尽管在政策上有了许多变化，但它却掌握着无限制的绝对权，旨在对勤劳阶级进行压迫与专制统治的官僚机构也不断地建立起来。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主要依靠寄生的封建的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又依靠暴发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它既与这些阶级的上层结成极紧密而持久的同盟，以相当大的灵活性来代表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但同时又保持着它独立的相当大的作用及仅仅被似是而非的立宪形式轻轻掩盖起来的绝对的性质。贪婪地守护着自己的权力和收入的天皇制的官僚们，在国内维持着最反动的警察统治，并且尽其全力维持还残留在国内经济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野蛮的成分。天皇制是国内反动政治和一切封建制残余的主要支柱。天皇制的国家机构成为了剥削阶级现在独裁的巩固基础。必须把粉碎天皇制看做日本革命的首要任务。

以前日本共产党内曾过低地估计了天皇制，存在着把议会和政党内阁同天皇制对立起来看的思想，认为议会和政党内阁对天皇制是独立的，是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形态。这种思想是根本错误的。1925年由于人民运动的压力，自上而下实行的男子选举权的扩大，不外是天皇制和地主以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上的妥协而已。这种妥协的目的在于巩固剥削和压迫工农的天皇制的、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统治，以加强人民对议会主义的幻想来欺骗人民，并在逐渐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条件下，形成天皇制官僚和资产阶级之间更紧密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以

扩大选举人数，設立政党内閣和加强国家权力中財政寡头制的作用等形式来进行的。但即使如此，絕對主义并未受到任何約束，天皇制官僚的权限和权力也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战争使官僚的作用更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加强了官僚中最侵略最反动的部分即軍部的作用。結果使軍部首脑在权力上所起的作用就增强了。这意味着将提早实现對苏联的干涉和加强对日本工人农民的警察恐怖和警察专橫。把軍部和代表資产階級、地主的天皇制对立起来是錯誤的；尤其是把反对天皇制的群众斗争，轉移到仅仅是反对所謂正在迫近的法西斯政变的危险的斗争軌道上去是特別危险的。

日本現在的絕對主义的統治，是資产階級与地主对劳动大众进行专政的形态，在鎮压这一点上决不弱于其他資本主义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有决定性的根本事实，决不能由几个历史的特点来抹杀。党必須揭露統治階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詭計，它們企图用那逼近的法西斯主义魔影来美化現存的天皇制，来掩飾逐漸增大的反动势力的重压，来維持和加强那正在消灭着的对天皇制的幻想，来使群众脫离对目前条件下的主要敌人即代表資产階級、地主的天皇制所进行的斗争。

(二)日本統治体制的第二个主要构成部分，就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它阻碍着日本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农业退化和农民人口中的基本群众走向貧穷，它是在日本农村中亚洲式的落后的半封建的組織形式。日本的地主大多数不亲自經營农业，但是他們手中集中了日本全部耕地面积40%以上，而且是最好的耕地。在工业进步的日本，束縛农民的剝削制度(相当于俄文的КАБАЛА,即奴隶)与最落后

的殖民地各国相似。仅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利上，日本的地主就要夺取佃农总收获量的50%到60%。农奴制更由于高利贷资本、抵押债务以及托拉斯垄断价格等残酷的枷锁而加强了。

日本统治阶级本身完全不可能主动地在日本农业方面的封建制基础上进行任何程度的改革。农业革命才是日本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必须用一切方法对过低估计农业革命的思想进行斗争。

(三)日本统治体制的第三个根本因素是贪婪的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间，特别疯狂的追求投机暴利，促使资本特别集中到一小撮金融大王的手中。资本主义的康采恩实际上垄断了这个国家财富的大部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成一个巨大的垄断的康采恩的形态。强大的康采恩如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在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里面，获得了统治的地位。金融寡头制与官僚的天皇制的整个体制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前者的政策由后者忠实地执行着。

日本的资产阶级是依靠对日本工人强盗式的剥削、依靠对农民不断的掠夺、依靠发战争财、依靠侵占国家财产以及掠夺殖民地人民而成长和富裕起来的。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军事的、警察的反动条件下，以国内封建残余为基础而成长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冶金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比较弱，而轻工业，首先是纤维工业却占优势。尽管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水准，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反动的天皇主义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日本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率虽然较之欧洲工人毫无逊色，但现在依然处于殖民地各国工人的生活状态上。日本工人的工资，低廉

到与殖民地同样的可怜程度，劳动時間也与殖民地的劳动時間同样长。对纖維工人和矿山工人等，普遍地施行着束縛性的寄宿制度。广泛地采用着年限契約劳动以及对童工和青工的野蛮剝削方式。在法律上对工人并不加保护。日本工人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財政資本为了对工人階級維持残酷的剝削，系統地全面地利用着封建制残余的家庭工业、小手工业和工厂手工业等。

六、根据上述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就是这个国家政治、經濟形势的总体驅使革命运动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警察的天皇制的統治、反对工人低劣的殖民地式的生活水平和沒有政治权利以及反对农村中封建的、高利貸束縛的斗争。

以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为其主要目标的日本共产党，必須完全清楚地認識到在目前日本的条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即只有通过打倒天皇制，剝夺地主的土地，建立工农专政的道路才能达到。工农兵苏維埃的权力，将是工农专政的形态，同时又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形态。

所以当前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

(一)打倒天皇制；

(二)消灭大量土地的私有制（英文是寄生的土地所有制）；

(三)实现每日七小时劳动制；在革命的形势具备各种条件时，将一切銀行合并为单一的国立銀行，并实施由工农兵苏維埃来管理这种銀行和資本主义的大企业，尤其是管理一切康采恩和托拉斯的生产。

因此，日本当前革命的性質，可以規定为具有必須过渡

到社会主义革命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现阶段的主要而迫切的行动口号必须是：

- (一)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
- (二) 打倒资产阶级的、地主的天皇制，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
- (三) 无代价地为农民没收一切地主、天皇、神社和寺院的土地；抹消农民对地主、高利贷者与银行的一切负债；
- (四) 实行每日七小时劳动制和彻底改善工人生活状况，要求阶级的工会有组织和活动的自由；
- (五) 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殖民地（朝鲜、满洲、台湾等）；
- (六) 保护苏联和中国的革命。

共产党能够 and 必须唤起日本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力量，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来为实现这些口号而斗争。共产党的主要鼓动口号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警察的天皇制，为大米、土地和自由而斗争，为建立工农政府的人民革命而斗争”。

共产党必须把为建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与社会主义的系统的宣传，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此党必须全面地运用苏联的经验 and 成就。

统治集团以过分地降低工人的生活 and 迫使农民破产为手段，以对外战争的冒险 and 加强国内反动统治为手段，来从危机中寻求资本主义的出路。日本共产党必须对此展开广泛的宣传鼓动 and 群众斗争，以便通过工农夺取政权，通过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通过彻底改善工人的生活，并通过在

根据革命形势的条件而实行的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实行各银行的合并,实行由工农兵苏维埃来管理这个银行和资本主义的大企业,特别是管理一切康采恩和托拉斯的生产)来从危机中求得革命的出路。

日本的革命能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邻近日本的东方各国(中国、朝鲜、印度等等)反帝国主义,反半封建的革命的胜利,易于实现并且促其实现。当苏维埃日本和无产阶级已经胜利的各国之间结成兄弟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时,这种联盟就将完全保证日本及整个东方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党必须有系统地宣传关于日本与已被解放的东方各民族最密切合作时日本社会主义的繁荣前途,来对抗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从危机中寻求军事的帝国主义的活路所进行的宣传。

七、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无产阶级与贫农和中农。

认为中农对地主和警察的天皇制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如果忽视中农和劳动的小渔民群众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引起工农联盟的破裂,这对革命运动确是很大的危险。谈到富农(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参加高利贷的剥削,他们利用农民群众的缺乏土地和没有权利的状况而与统治集团相结合着,因此,他们是站在统治集团方面的。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现阶段,绝大多数的农民斗争都是针对着中小地主,所以放弃没收一切寄生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要求,更是错误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动摇,那么共产党就将在进展中的农民斗争里被孤立起来。

在日本有两个集团在互相斗争着,一个是工人农民的同盟,一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同盟。在革命的现阶段日本

的工农革命，固然首先应该针对着资产阶级的地主的天皇制，但同时也应该针对着资产阶级。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有着工农最密切的同盟时，革命才有可能胜利地发展。获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把它全面地加以巩固是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前提条件。日本的工农革命只有在打倒了军事的、警察的和官僚的天皇制，并从中央和地方政权中驱除了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时，才能取得胜利。

八、工农革命只有在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时才能获得胜利。

在革命的变革的条件下，共产主义者必不可少的任务就是：当革命形势存在时，特别是天皇制被打倒时，马上要在全国各处广泛地建立起工农兵的苏维埃；并为完全粉碎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国家机构（解除警察、宪兵、陆海軍军官的武装，武装工人农民，建立无产阶级赤卫队，解散议会及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关、实施由工农选举官吏的制度等等）而斗争。

只有在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的整个国家机构，经过革命，被苏维埃所代替，而共产党在其中获得领导地位时，才能防止资产阶级在工农群众进行那种大部分是自发的革命行动的瞬间，企图限制革命变革的尝试；特别是劳农大众党之类的那种利用其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的姿态，一方面维持资产阶级地主的专政基础，即维持压迫人民和奴役人民的警察的官僚机构，而另一方面又以政府在形式上（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让步来限制革命变革的尝试。

当天皇制被胜利了的人民革命打倒以后，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了断然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

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没收地主的土地等）的完成，并将它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的各种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体制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熟的日本，只有在工农革命的过程中或进行工农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获得建立和巩固，而且，共产主义者在苏维埃政权中取得领导地位，才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必要而充分的前提条件。只有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的主要目的，即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三、革命运动的现状和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九、面对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战争的进行以及资本家地主对工农逐渐展开的攻势，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日趋激烈。

日本的工人运动正站在从分散的防卫斗争发展为革命性的群众行动的转折点上。而群众的急进又促使这种发展增加了速度。罢工运动不断高涨，并涉及到一切产业部门。广大的无产阶级各阶层被吸引到罢工斗争中去。连男女工人中最落后的部分也加强了活动（纺织女工罢工运动的抬头）。罢工斗争逐渐带着明显的阶级性质。罢工变得更加顽强和坚定了。反复发生罢工的情形增多了。要求的标准也逐渐提高了。过去，截至1929年为止，罢工超出警察许可范围的情况比较少，但现在的罢工变成与警察宪兵进行激烈的街头冲突的事例却日益增多，运动的革命性和战斗性的倾向非常明显。罢工运动的这种倾向证明了日本无产阶级正在努力对资本家和警察统治进行反攻，而这种统治在压制着工人阶级为争取生活利益所进行的斗争。

以前，大部分的农村斗争，是经过和平的合法的形式，而用和平的调停或法庭的判决等错误的方法来结束的。但现在农民对地主革命性冲突的次数到处在迅速地增加着。烧毁地主的住宅和财产、破坏法院和警察署建筑物的例子比过去多了起来（例如在栃木县、新潟县等地），有两三处，农民和渔民的不满转变为对地方当局的自发的暴动和起义（千叶县、富山县等等）。

“土地归农民！”、“工农联盟！”的口号更加变得亲切起来。工农联盟的思想开始渗透到群众运动的实践中去。城市工人站在农民行动的前列的例子和农民支援罢工中的工人的例子，逐渐增加。

发生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转变过程，也表现在一向受统治阶级的培养，成为麻痹群众阶级意识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而起了作用的爱国主义和天皇主义逐渐失掉它的基础这一事实上。例如曾发生过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反对天皇即位典礼的示威运动，以及摆着天皇的“神圣”的照片的处所遭到村民们捣毁的事件，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旧的家长制的传统和整个家长制度正处在迅速崩溃的过程中。反对天皇制的革命气氛逐渐浸润到陆海军和学生之中。

共产党对战争问题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已经唤起了进步的各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集团的反战行动。尽管这些行动的力量目前还很薄弱，但它是一种预兆（如10月17日在东京举行的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参加的反战示威运动，11月17日在其他都市进行的同样示威运动，有数千人参加的学生们反复举行的反战示威运动，在富山县及其他地方个别的农民反战集会，电信队、姬路师团等的个别部队中和占领地区许多部队中士兵的动摇以及革命士兵集团的建立

等)。

群众革命的转变是发生在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转折点上。这种转折点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对外各种矛盾的累积和走向激烈的过程在加速度地进行着，另一方面一向非常强大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开始了大规模的崩溃。在白色恐怖和警察无止境的横暴的重压下，人民群众的左倾趋势急速发展着。目前，这种左倾的趋势完全是自发地进展着，在群众运动之中共产党只扮演着不甚重要的角色，但是却受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极强烈的抵抗。

群众的不满，直到今天还没有发挥它的实力。社会法西斯，特别是它的左翼（劳农大众党和警察的直接暗探即取消派）依然把罢工斗争和农民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在其手中。当然，这只是为了要出卖这种斗争。

十、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独裁政策，由于与警察结为同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积极支持而得到了实行。因此，资产阶级便得到了在警察的洋刀、手枪和毒瓦斯上又配上左翼民主主义言辞的这样一种武器。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是打着“统一”工人运动的旗帜而登场，但事实上只是使工人阶级分裂。他们以所谓劳动俱乐部来代替工人的统一，而这个所谓劳动俱乐部却是与工人、左翼工会以及共产主义者相对立的工会官僚的上层结合。他们破坏自下而上的反抗企业家的统一战线，使工人阶级停留在数百个小工会或向更小的工会的组织分裂状态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那些臭名远扬的商人的总评议会和统一协议会以及黄色工会（海员工会、总同盟、全国同盟等）的领导者们，做为以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交易时的好条件，和为了出卖为日常需要而进

行的工人階級的斗争，竟恬不知耻地利用着这种分裂状态。在刊物上出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特别是其左翼的欺騙言論越是激烈，則在企业內劳資糾紛中社会叛徒們的作用就越为恶劣。在那里他們作为警察强制調停的組織者和破坏罢工的組織者而登場，把工人的利益出卖給資本家来換取金錢，积极地支持資本主义的“合理化”和大量解雇工人，同警察相勾結，把最活跃的工人出卖給警察。

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通过一切手法，在已經爆发的战争問題上，公然采取帝国主义的立場。他們置身于对中国国民及苏联进行战争的組織者的陣营，成为积极的战争煽动者（如针对苏联煽动排外主义，称对华干涉为“国民战争”和“社会主义战争”，举行爱国示威——其中一部分是打着“反对汇兌投机”、“交出投机的利潤充做战費和对前綫士兵的慰問金”的口号举行的——和在工人中間募集对战争的捐款等等）。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黄色工会的領導者对工农革命运动来說是主要的危險。特别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劳农大众党、劳农派、由共产党叛徒所組織的僭称为“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的警察密探集团等等）是其中最危险的，他們用革命的言辞来掩飾他們自己在战争和工人运动上所扮演的叛变角色的丑态和对天皇制的忠誠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服务。此时，有的甚至还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抽象的觀察（猪俣、山川等）。

十一、日本的整个形势，对共产主义者来說，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来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农民和城市貧民吸引到革命运动中來。这些群众，由于現阶段一切可能的群众斗争和抗議形式（群众罢工、农民斗争和群众示威等等）的展开，

使斗争本身产生急剧革命化的倾向。

其结果，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发生巨大的革命事件。已经有许多事实显示着在最近的将来可以发生大规模的自发性的群众抗议和群众斗争。

如果共产党现在不立刻向群众说明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他们悲惨生活的根源和使他们陷于悲惨生活的罪魁，如果党不指出现在战争的真正目的和本质，如果党不在全国各处系统地揭露政府和统治阶级的政策及其每项措施方针，如果党不消灭社会法西斯的影响力，如果党本身不真正站在群众日常斗争领导者的地位，如果党不向群众指出脱离危机的革命出路，那么，这些自发性的行动就很容易脱离革命的轨道。

十二、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党的任务如下：

(一) 用口头和文章不屈不挠地宣传和鼓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反革命的战争，揭露这个战争的强盗性质和在这个战争中社会民主主义领导者及改良主义工会的堕落干部们所扮演的角色。

(二) 揭露统治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标榜的“国民的权益”、“保护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维持日本帝国的国威”等战争口号的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反人民的本质。不妥协地揭露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这种挑拨性的谰言。

(三) 对于企图在国内建立阶级妥协的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策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耐心地去克服人民群众的排外主义的狂热。对劳苦大众由于战争和各种战争的后果所蒙受的一切不幸和一切痛苦，进行不懈的启发工作。

(四) 全面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苏联工人农民的各种成就、苏联的和平政策以及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成就和目标。

(五) 向着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这个目标前进的日本共产党，必须提出适合于战争性质的口号来进行反战活动。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国民所进行的战争的条件下，必须把属于帝国主义战争中一种义务的“交战士兵联欢”的口号与立即从中国撤回军队的要求联系起来，与号召日本士兵拒绝战争、不放弃武器和不交出武器而放弃战壕以及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号召联系起来。在对苏联和革命的苏维埃中国进行反革命战争时，必须把联欢的口号与为了使士兵转移到红军方面去而进行的积极鼓动联系起来。

(六) 革命的阶级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只能切望本国政府的失败。日本政府军队的战败，将削弱日本的天皇主义政府，而易于对统治阶级进行国内战争。在这次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日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口号必须是：“为中国的完全独立而斗争”。在对中国或对苏联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日本共产主义者不仅必须成为败北（战败）主义者，而且必须积极地为苏联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七) 必须竭尽全力在铁路、轮船和军需工厂中实行罢工。必须日益广泛地展开群众行动和革命的反战行动。那时应当努力的目标是宣布总罢工，并将它转变为武装起义。

(八) 为了尽量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反战斗争，党必须在青年、伤兵和妇女中间，尤其要在士兵的妻子和母亲们中间进行特殊的活动。

(九) 共产主义者有义务支持陆海軍士兵的部分的要求,例如改善物質条件、改善待遇、保証家屬生活、增加休假日数、确立长官的选举制度、設立士兵委员会和爭取政治上的权利等等。共产主义者必須对軍隊中的不滿表示有适当的反应,在士兵与长官发生冲突时援助士兵。必須以瓦解退伍軍人、青年和其他“爱国”的群众組織为目标而努力。

十三、日本共产主义者必須完全清楚地認識到,反战斗爭的重点必須放在群众运动之中和群众斗爭之中。只有在企业里、軍隊里、工会里以及农村群众中間的活动,才能真正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轉变为国内战争。反对战争的群众斗爭成功与否,完全在于日本共产党今天能否很好地展开工人农民广大群众为日常要求所进行的斗爭,能否取得对罢工斗爭和农民斗爭的領導权,能否以自己实践的革命活动来获得群众的信賴。必須把群众日常要求的斗爭与反对战争和反对天皇制的斗爭密切地結合起来使其发展,必須成为党的整个活动的主要环节。日本共产党将可以通过領導这个斗爭的实践,来为領導当前最大規模的革命事件准备自己的队伍。

党的各項紧急任务如下:

(一) 全面地巩固共产党,并扩大党和工人階級的結合;

(二) 在自下而上的統一战綫的基础上,展开工人、失业者和被雇佣者为日常要求而进行的无产階級的經濟斗爭,对抗社会叛徒和黄色工会堕落干部而爭取自己領導这个斗爭的領導权,加强革命的工会运动;

(三) 发动和組織反对地主的农民斗爭;

(四) 将人民群众一切不滿、抗議和斗爭的表現,轉移到对战争和統治的天皇制所进行的政治斗爭的軌道上去。

十四、共产党已经开始向群众活动方面转变，而且在继续转变着。但是共产主义者与群众的结合、共产主义者在群众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是薄弱得令人难以容忍。必须在党的群众活动上有大的转变，以便使党能够在实际上领导工人、农民、士兵的日常斗争。党只有从其队伍中彻底清除集团主义、宗派主义和在群众活动实践中机会主义被动性的残余，而实际上只有与广大工人群众之间形成不可分的结合时，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必须建立起来党和群众结合的初步基础，即每一个共产主义者与党外工人之间必须形成有系统的生气勃勃的结合。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党领导机关和尽可能建立广大的企业支部网（特别是在大企业中）必须集中现有的党的力量。最后，必须果断地着手吸收在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工人到党里来。对于惧怕吸收工人入党的现象，必须作为机会主义最危险的现象而与之斗争。必须大胆而坚决地提拔工人到一切党组织和一切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中去。党还必须争取农业劳动者和贫农到党里来。并且必须在农村里建立党的支部网。

党必须对自己队伍中右倾及左倾的机会主义的一切现象进行无情的斗争。随着现在正在进行并日益加强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机会主义的反党斗争必将日益活跃、日益尖锐，它的自我隐蔽也更将加强。在革命前的现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正是党内主要的危险。最近这种机会主义最严重的现象，竟有借口不要失去与群众的联系而参加募集战时捐款，或者以群众尚未成熟到能理解这个道理为理由而试图抹杀拥护苏联的斗争等例子。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放弃了为工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组织的自由的斗争，以及左翼工会中宗派主义的倾向。最近这种宗派主义的表现就

是不爭取工人，不用一切方法来引导他們加入工会，而只向他們提出承認紅色工会国际，承認其他政治原則等等要求。

我們必須学会把革命的不合法活动，与依据共产党精神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的形式上合法的活动結合起来，而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性。我們为了喚醒广大群众的階級意識，从組織上去团結他們，为了提高这些群众的活动性和加强他們的斗争，以及为了爭取广大群众一切形式的組織和斗争的領導权掌握到共产主义者手里来，必須学会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性（合法存在的各种群众組織、出版物、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种各样的行动和文化启蒙活动等等）。

一切共产主义者必須学会爭取群众、組織群众、而准备斗争、扩大斗争并使斗争趋于激烈。必須根据群众运动的經驗，根据各次罢工斗争、农民斗争、学生运动等等的实践和教訓来学习領導斗争。如果没有这种訓練，那末現在这种情形将会永远繼續下去。那就是：正如“到企业中的群众中去！”的口号那样，虽然提出了正确的任务，并且为一切的人所承認，但在实践中便不能充分地貫徹。

要不断地改善秘密活动的方法，暴露后，要研究其原因，要采取預防暴露的手段，特別要考虑今后暴露时如何不使全党的組織活动中断等，必須对于这些事情特別注意。

但是，与此同时对只以秘密活动为目的而使党組織在工人群众中孤立的一切傾向，必須进行无情的斗争。

不論合法的或非法的革命刊物，都必須根本改变其性質。不論在文字上或内容上都必須使普通工人、农民感觉兴趣，容易理解。

十五、要根本改变党对工会以及其他一切党外群众組織的領導方法，必須彻底消灭在这些組織中的命令主义作

風、以及把这些組織与党混淆起來的做法。对于领导这些組織，共产主义者應該依靠本身的能力、依靠自己思想的影响（不是依靠說自己是党员等）来获得在这些組織中的领导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只限于用說服的方法（只能用說服）来使这些組織的成員群众贊成革命的提議。为了保証在群众組織內活动的党员行动方針的正确，應該在群众組織內組織有活动能力的共产党小組，并且加强党对这种小組的领导和小組內部党的紀律。

将共产党和左翼农会混淆起來是极有害的。这种情况露骨地表现在农会“全农”的大会上，在这个会上，共产主义者竟抛开了爭取土地的斗争和反对天皇制統治的斗争的問題，而提出了“合法政党”还是“非法政党”的問題同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斗争。

在农民运动的現阶段，一方面加强农会內的活动和爭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貧农加入农会；一方面为建立农民的革命斗争委员会和建立革命的自卫队而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是非常必要的。

共产党要为漁业劳动者組織工会，在日本非常多的劳动的漁民阶层中間，展开有力的活动，为他們提出部分的要求綱領，要站在劳动的小漁民斗争的前列，以此来爭取他們支持党的革命口号。

在企业內工作的青年和妇女的比例特別大，因而使共产党必須对共产青年同盟的成长和妇女活动的全面加强特別关心。

十六、應該对抗一切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断地进行爭取群众的斗争。过去这种斗争并没有怎样具体地进行，或者因为没有同群众爭取日常要求的直接斗争以及这

个斗争的经验充分联系起来，或者有时被对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进行实力斗争的号召所代替了。因此，没有得到很大的成就。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与共产党的任务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社会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本质，在于对抗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对群众的影响，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共产党、党的一切组织、党的出版物和全体党员的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就是在工人农民的面前，用人民所能理解的单纯的语言，有系统地无情地时刻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叛变的帝国主义的本质，从他们的脸上撕掉“人民之友”的假面具，这样就可以使群众脱离他们的影响而转到共产党方面来。不要以抽象的问题为基础，而要根据工人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政治地位的日常斗争中的经验来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叛变，要把群众的信仰从他们那方面夺取过来。只有根据这种经验，暴露社会法西斯主义在一切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问题上的资产阶级的本质，与工人农民为具体要求所进行的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并且只有这样才是必要的。

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时，党必须向着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形态中对现在革命运动最危险的、对群众意识最有破坏性影响和麻醉群众活动性的东西，即排外主义与合法主义的幻想等，集中批判的火力。

十七、日本共产党必须成为政治的群众行动的党。为此，日本共产党在一切日常革命的实践活动上，必须从下列任务出发：即发动、组织和领导一切形式的抗议。而这种抗议是针对着战争和针对着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那种警察的官僚的统治。日本共产主义者有义务反映一切政治事件，

用自己对这些事件的革命评价和自己对发动群众的一切问题的革命解答，来对抗一切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和社会叛徒。

党在决定其政治的部分要求时，必须意识到日本的议会是现存天皇制专政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在为政治的部分要求而进行全面斗争——包括为废除妇女和青年所受的一切限制而进行的斗争——时，在任何情形下，党也不能允许提出那些把群众的注意引向改善议会制度，而在群众中间种下议会主义幻想的政治的部分要求。相反的，共产党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把议会选举、议会的会期和如果可能的话把自己的参加议会都利用到革命的宣传鼓动上，并且引导到克服群众的议会主义幻想的方向去。日本共产党必须完全放弃解散议会的错误口号。

共产党提出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部分要求的纲领，首要的必须是反对战争，反对警察的天皇制的统治制度，反对资本家、地主的纲领，同时必须是为争取工人阶级、劳动农民以及城市贫民最迫切的日常要求的议会以外的群众斗争纲领。

十八、党应该考虑什么因素能更迅速地促进群众的积极性，而制定一个考虑到具体政治形势各种特点的部分要求的纲领。

在共产党的行动纲领里面，除上述反战的各种要求以外，还应该首先包括下列各项要求：

(一)反对军队警察对罢工和农民行动的镇压。要求罢工斗争和农民斗争的自由。要求对工会、农会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劳动者的组织予以无限自由。反对在工人、农民对资本家、地主所进行的斗争上采用调停制度和官厅——法院、警察等——的干涉。

- (二) 立即释放在警察制度专横下的一切牺牲者和一切政治犯人(工会的领导者、罢工和农民斗争的参加者、共产党员、朝鲜和中国的革命家)。
- (三) 要求劳动者有集会、言论、出版的无限自由。要求政治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的完全自由，要求在一切企业内建立没有呈报义务的企业委员会，并需予以承认。建立无产阶级自卫队。
- (四) 拒绝支付地租。反对地主、资本家对农民的掠夺。抹消农民对地主、高利贷者、托拉斯和银行的一切债务。拒绝偿付一切这类债务和未缴清的租税。
- (五) 废除一切镇压工人、农民的法令。要求给水平社以真正的平权。要求妇女完全平权。
- (六) 反对半奴隶式的劳动条件。反对寄宿制度的束缚。反对对工人与青年实行奴隶制的隐蔽形态的年限契约制。反对对妇女、青年、朝鲜人和台湾人的双重剥削。要求同工同酬。要求对公开或秘密地买卖妇女与儿童者应处以刑罚。
- (七) 反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对成年工人应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对未满十六岁的青年应实行四小时工作制。对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应实行六小时工作制。要求禁止使用童工。要求实行每星期四十小时工作制(对现在工作时间特别长的中小工业部门，暂时限制为每星期工作四十六小时)；要求每星期有一次工资照付的休息日、要求每年有两星期的继续休假，工资照付。
- (八) 要求全面提高工资。要求根据已婚工人最低生活费用的标准确定义务性的最低工资。禁止从工资中

克扣和征抽。对不支付工資者予以法律的处罰。

(九)要求立即实行由資本家負担的国营失业保險、疾病保險、灾害保險和养老保險。要求由工人与失业者完全无限制地管理各种社会保險基金。要求降低劳动者的房租和电灯費,并对失业者免收費用。創立为减低房租而斗争的租戶同盟。

(十)反对政府实施的,由劳动者負担的紧縮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反对抬高物价和物价上涨。要求政府停止浪費人民金錢,即停止数亿元的軍事費、警察費、付給資本家地主的国庫補助金、皇室費以及高級官員的生活費等等浪費,以節約財政支出。要求对銀行、康采恩和托拉斯按高稅率課稅。沒收全部投机利潤并把这些資金全部用于救济失业者及城市、农村的貧民。要求对富有者提高租稅,对工人、小农、貧穷手工业者和城市貧民豁免租稅。

(十一)解放朝鮮、台湾、中国东北部以及其他从中国掠夺来的地区。立即从这些地区撤退日本軍隊。拥护苏联和中国人民。

共产党为爭取部分要求而进行的全部斗争,必須以爭取劳动大众站到革命的根本口号下边来为目标。由于展开为部分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把群众爭取到共产党方面来,党就可以加速革命决战的开始。战争与經濟危机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趋于极端激烈。日本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的群众斗争将加速革命的爆发,并且在它的下面,天皇制将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工农苏維埃将建立起来,而日本共产党在这种苏維埃的旗帜下将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走向最后的胜利。

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

目前的日本，正在经历着日益趋于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个危机的威力和广泛程度是前所未见的。最近几年间的对外贸易额呈现出渐减的趋势。即1930年比1929年出口减少了32%、进口减少了30%。在1931年对外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减少，那时出口比前一年减少了23%、进口减少了21.5%。生产部门的开工率平均连生产能力的一半也未达到。最近二年间，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在纺织工业方面降低了47%、机械制造业方面降低了34%、造船工业方面降低了70%、制钢工业方面降低了68.7%。

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降低引起了产业工人数目显著的减少。在1930年，特别是在1931年，各种企业大量地裁减了工人。现在日本的失业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这样的庞大数字。而同时日本的农业危机也特别深刻起来。最困难的是从事稻作和养蚕工作的农民。1931年由于歉收使农业生产减少了10%。尽管如此，米价却继续在下降，因此，越发加速了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使农民群众愈加趋于没落和贫穷。并且金融破绽的前景日益明显，其威胁也日益增大。最近二年间黄金的储存量减少到二分之一以下。即从1930年1月的十一亿二千四百万日元减少到1931年12月的五亿二千一百万日元。日本各银行的民间存款总额，在同一时期降低到七分之二以下。

毫无疑问，日本国民经济的危机是与目前世界经济危

机互相关联并受着它的直接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經濟結構和社会結構却可以說明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以及危机的威力和深刻的程度。

这里我們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日本农村的构造具有亚洲特有的落后和半封建的特征。地主占有的土地在日本农村中起着首要的作用。日本全体农户的十分之七（三百八十三万六千户）是耕种一公顷（約一町二十五步）以下土地的弱小貧农。所有这些佃农都是被迫在最苛刻的条件下租种地主的土地。在最近的五十年間（即正当資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期間），地主的土地面积不仅沒有减少，反而显著地增加了，即从占全部耕作面积的36%增加到46%。在这半个世紀中間，束縛性的租佃制度和半农奴制的剝削，不仅扩大到农民新的阶层中去，而且采取了更残酷的压迫形式。其所以这样說是指在最近几十年內有系統地提高了地租而言。即：如以1886年的地租为100，1909—1913年便是113、1917—1921年就达到了117。

自己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日本的地主，却掠夺着佃戶总收获量的50%—60%。但是日本农民不仅遭受地主的束縛，此外，还要遭受商业、高利貸資本的非法压制、抵押債務和托拉斯垄断价格疯狂的剝削。必須綜合这些条件去寻求日本农业日益加剧的衰退、农民基本群众日益加深的貧困、国内市場的日益狹隘化以及与此相結合的增大整个国民經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現在观察一下日本工业的特征。无疑地最近三十年間日本在工业发展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走向巨大的縱的康采恩形式的銀行資本和产业資本的融合，特別在最近的几年內达到了庞大的規模。十八个垄断集团掌握着全部国民

收入的65%，五大托拉斯事实上支配着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这是众所周知的。

这些原因，助长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助长了巨额的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到一小撮金融大王们的手中去。在这一点上战争起了特别的作用。而由于这些战争的结果，侵略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巩固了它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掠夺殖民地和最近几十年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战胜而获得的战利品，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泉源之一。日本的工业经常获得了飞跃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各个阶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日本工业的飞跃发展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次	有发动机的 工厂数	无发动机的 工厂数	合 計	工 人 数	
				女 工	合 計
1897	2,910	4,377	7,287	254,000	437,000
1907	5,207	5,731	10,938	385,000	643,000
1917	14,310	6,656	20,966	713,000	1,280,000
1926	37,141	11,253	48,394	929,000	1,789,000

注：上表数字中，还须加上十八万在三百八十个国营工厂工作的工人，三十五万矿山工人和约二百万的不在工厂工作的工人。

上表中的各个年度，并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与获得胜利的战争直接相接連的年度。由于这些战争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和地主支配的日本获得了巨额的赔款和战利品。即1895年日本战败了满清，攫取了台湾，使朝鲜脱离了满清，并向满清索取了三亿五千万日元的赔款。在1904至1905年的战争后，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取了南库页岛、南满的租借地、南满铁路和以支付战时俘虏的生活费为借口掠夺了二亿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

要把中国完全变为殖民地和奴隶的有名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当由于削弱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太平洋及近东一些最重要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这些国家对一切工业制品的需求有了极大的增加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面前就有了进行新的活动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日本便陷于了投机的热潮中。日本疯狂地建立起新的工业企业，过大地扩大了它的生产和商业。但正因为如此，日本所遭受的资本主义战后危机的打击也就更为严重。事实上在那时以后的年代里，亚洲及欧洲市场又逐渐被以前统治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夺回，于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停滞和萧条的状态，接着就进入了最深刻和空前未有的危机时期。

上述情况使我们了解到战争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如何重要的作用。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因战争而发财，却经常因和平而遭受到损失。这种情况是由于这种事实发生的，即资产阶级、地主的日本滋长起来的侵略性，经常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计划和策略发生矛盾，这样就不得不与这些列强对日本的抵制发生冲突。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在包括帝俄在内的其他列强的压迫之下，不得不放弃自己一部分的要求。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由于美国的直接要求，不得不从山东撤兵和放弃其二十一条要求的大部分。帝国主义掠夺者们的利害冲突和他们之间矛盾的增大更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所进行的强盗式的战争，无疑地是与其以前的领土扩张的各个阶段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无疑地也在追求着这样一个目的，即通过这次的战争使自己在亚洲大陆更加巩固起来，以便准备在帝国主义者之间为了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所不可避免

的新战争。

如果不考虑这个战争的性质，也不考虑日本资本主义是以上述强大的封建残余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话，就不能理解日本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和特殊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缺陷，这种缺陷使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具有一部分薄弱环节。关于这一点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原料基础，尤其是用军事工业需要的观点来看是很缺乏的。冶金工业比较不很发达，而轻工业，主要是纤维工业却占据着优越地位，这一点是其特征。例如机械制造工业之类的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从1928年的10.4%下降到1929年的8.8%时，而军事工业各部门的比重却每年有系统地提高，这一点也是较大的一个特征。再有，已达到庞大规模的资本集中与水平较低的生产集中也不相适应。从本文最初所引用的表中可以看出，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没有发动机设备的工场有了绝对的而且是极显著的增加（从1897年的4,377增到1926年的11,253）。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日本工业是动用国家巨大的资金，依靠国家补助的经费而成长起来的这一事实。但是要想说明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如果不把它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所进行的残酷剥削形式明确起来，便不能算是完全的。

日本的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是对日本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所进行的真正残酷的剥削。日本工人阶级在劳动生产率这一点上并不次于欧洲工人，但是他们却处于殖民地工人的状态中，本质上带有半奴隶式的劳动，受着日本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劳动的时间过长而领着不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受寄宿制度的束缚和用年限限制工人自由的劳动合同、缺乏社会立法和政治上毫无权利——这就是

日本工人階級实际上所具有的特征。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日本農民群眾在本質上也是半農奴的性質，從日本整個農業的性質上來看可以使人聯想到和任何一個殖民地國家的半封建制度毫無不同之處。

在日本，所有的各種封建關係並沒有徹底地粉碎。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經常與異常狹隘的國內市場發生衝突。日本資本主義採取了這樣的辦法，即對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切封建障礙並不加以破壞，而最大限度地並且全面地利用前資本主義各種關係的殘余。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對處在半封建基礎上的農民群眾進行掠奪是互相結合着的。可是，日本資本主義與各種封建關係的殘余並存着，越是利用各種封建關係的殘余則越使國內市場狹隘，因而就越加需要依靠國外市場，其結果就越加強烈的驅使其走上用武力的、軍事的手段來擴大市場的道路。

正象當時的帝俄一樣，日本也是“最新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被前資本主義各種關係的特別細密的網所籠罩着”。寧列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這篇論文里，曾有如下敘述。

“日俄兩國擁有軍事上的壟斷權，他們占有極廣大的領土和掠奪異族人民如中國人等等的極便利的地位，這就部份地補充和代替了現代最新財政資本的壟斷。”^①

正因為如此，由日本的財政資本和農奴統治者——地主的獨裁所實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就令人想起了“半封建式”的俄羅斯帝國主義的特征。

^①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114頁。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许多掠夺的梦想，在目前对中国所进行的强盗式的战争中，极力想要利用其军事上的垄断和掠夺上的便利地位。首先，日本的地主和资本家试图通过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进一步掠夺，来寻找如何逃脱日本所面临的最深刻而又最全面的经济危机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努力，一面实现它自己关于准备未来的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计划，一面想通过目前对中国的战争，来使自己在亚洲大陆上巩固起来，尤其想夺取军事工业的原料资源，以便给掠夺的、军事的、封建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更稳固的和更确实的经济基础。日本的地主和资本家还在努力，想要通过现在对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来实现正在逐渐革命化的中国和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墙垣的尝试；企图建立起一方面为了对苏联进行战争，另一方面为了进攻中华苏维埃的军事基地。日本帝国主义者，想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来扼杀日本本身正在成长的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企图使日本被压迫的群众所展开的革命斗争沉溺于排外主义的浪潮里，而以新的战争来把它镇压下去。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式的战争，不仅不能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反而更使它极度的尖锐起来。战争不仅不能推迟日本革命的爆发，反而使它更接近于爆发。许多象征说明日本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斗争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这个发展的规模是空前未有的。

日迫深刻的经济危机，不能不给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带来很多最痛苦的影响。即使不这样，日本的资本家和地主想更降低工人、农民如同乞丐般的生活水平的进攻，也引起了工人、农民反对剥削阶级的行动向日益具有群众性的、日

益坚决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的情况显示了罢工运动的不断高涨和日本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从一个产业部门波及到另一个产业部门的趋势。根据日本官方制成的关于劳资之间的纠纷次数以及最近几年中参加斗争的工人人数统计表所发表的缩小了的数字如下：

年 次	、糾紛次数	参加人数
1925年	816	89,387
1927年	1,202	103,350
1928年	1,022	101,893
1929年	1,420	112,144
1930年	2,289	191,805

1931年的罢工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即1930年上半年期发生了七百二十八次罢工，有七万六千七百九十一名工人参加，而1931年的同时期中，便发生了有八万四千三百四十四名工人参加的八百七十九次罢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后的时期里，罢工运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继续增加。即在1931年9月到12月之间发生了八百四十二次罢工斗争，而9月以前的四个月中只有七百四十次。

但罢工运动的规模，不仅只表现在这些纯数字的统计资料上，也表现在罢工期间的延长、反复罢工次数的增加和在斗争中工人表现得更加顽强等方面。经济斗争越来越多地与对日本天皇制及整个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的上层构造的政治上的不满结合起来。这些罢工所引起的日本工人和官宪之间的街头流血冲突也越来越多。

并且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军事行动之前，以及正在进行军事侵略当中，尽管进行了特别疯狂的白色恐怖，而却发生了上述那些情况。1931年8月26日，在日本政府下

令各处逮捕一切有革命情緒的工人之后，在大阪有四百名以上的工会活动家被逮捕、在神戶有六百名以上、在京都有二百六十名工人被逮捕等。1932年3月3日由一万五千名警察在东京全市进行盘問搜查，結果有六万七千人受到了牽連。

为了說明斗争的尖銳程度，我們可以引用在現在日本罢工运动中的几个斗争例子。例如在兵庫县多木肥料工厂所进行的一个月的罢工中(从1931年12月16日起到1931年1月16日止)，在最初几天內便引起了和警察宪兵的激烈冲突。其結果有两名工人被杀，二百一十名工人被捕入獄。和歌山县的木材工人罢工时，警察宪兵逮捕了二十六名工人。在今年二月兵庫县的皮革工厂罢工时警察宪兵逮捕了二百人。1932年1月在最大的国营冶金工厂工人因对裁員和过度劳动的不滿而爆发了罢工时，警察逮捕了一百多名工人。

可是，尽管进行了这样疯狂的白色恐怖，而工人运动不仅不見衰退，反而出現了反君主主义情緒的高涨、日本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日益革命化、罢工斗争的加强和工人阶级反战活动的开展。仅根据我們手边收到的片断的报道，也可看出工人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盜式战争所进行的斗争不断发展的情况。

例如报纸曾报道过下述情况：即去年9月末，为了把軍事工业的最大中心地——东京和横滨——的工人斗争引向反对已經开始了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群众斗争軌道上去，曾召开了以金屬工会及化学工会的各支部为首的、东京横滨工业地方左翼群众組織的會議。第二个例子也是当时的事实。警察宪兵逮捕了三十个工人才勉强地阻止了由立石及

山田絲織品工厂的罢工工人所准备的反战示威。还有，10月5日东京的市电车公司的車庫、变电所、纖維工厂和烟草工厂的工人代表會議，和10月6日一个光学工厂、一个金屬工厂、一个乐器工厂、一个橡胶工厂、一个毛織工厂、一个印刷所及两个职业介紹所的工人代表會議，是在“反对侵略滿蒙战争”、“从滿洲和中国撤回魔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用軍費救济失业者”等口号之下召开的。

报纸还报道：10月初和歌山市染色工厂的工人散布了反战传单。青森县在反战的口号下，在罐頭工厂召开了現場大会，还有两个工厂和三个印刷所召开了工人代表會議。10月中旬，东京附近一个为战争制造飞机的工厂爆发了罢工。在东京，11月28日七个企业的罢工工人，在共同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裁員”等口号，組織了共同的示威游行。12月12日，在东京的十二个玻璃工厂和两个失业者組織的代表會議上，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中国和苏联的決議。关于日本工人逐渐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我們在列举了这些极其显著的事实以后，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来做結束。那就是在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时候，日本各工业中心地所进行的反对战争、拥护中国和苏联的示威游行。当天仅在东京就有二千五百余名工人参加了示威。

遭受着无情剝削的日本农民也决沒有保持着沉默。农业危机的加剧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給逐年高涨的农民群众运动創造了前提。根据官方的統計而做成的下表，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最近几年內的农民运动的成长。农民运动的次数如下。（实际上仅是佃农斗争的統計）

1928年

1,866

1929年	1,949
1930年	2,109
1931年	2,689

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以前大部分的糾紛是以比較和平的方式来进行的，然而最近武装冲突則日益成为广泛的現象。这里拟引用几个最近报纸所报道的农民运动的例子。那就是：今年1月中旬，在福岡县金川村发生了警察、宪兵和农民的激烈冲突，而这个村庄，一直到那时为止被地主們認為是最可靠的村子。这次运动的结果，有九十四名农民被逮捕，其中有三十人以騷扰罪名交付审判。在同一时期，新潟县在审判二十二名农民的时候，发生了六百名农民赶到法庭要求释放他們的事件。1月中旬在长野县的五加村，地主們由于害怕全国农会所准备的农民运动，自动地向农民免除了70%的地租。报纸还报道：1月在高知县的六个村庄里农民組織了不付地租同盟。1月24日在长野县某个村里发生了警察、宪兵和农民之間的流血冲突。当时有二十八个人被逮捕。2月2日在埼玉县吉見村組織了农民大会，由于与警宪发生冲突，有十二名活动家被逮捕。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但仅仅在这里引用的一些事实也充分有力地說明了日本农民群众的斗争是逐漸的成长着，是在采取着日益尖銳、日益有組織的革命的形式。关于农民被置于不能繼續容忍的境地驅使他們走向对地主和整个警察統治进行积极斗争的情况，根据統治阶级的一個官僚代表，前藏相井上(已被暗杀)的声明也可以判断出来。1931年2月，他对即将来临的革命表示着兽类般的恐怖，曾作了如下的声明：

“农民群众一向是日本資本主义最有价值的剝削泉源，

这种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竞争上的主要武器——提供低廉劳动力的农民群众现在正处于破产状态。”

农民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地开始参加反战运动。例如富山县已经在去年9月17日及22日在六个村召开了农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侵略满洲的决议。同样的反战决议于1931年10月，在岐阜县左翼农民组织地方评议会会议上也被通过了。同年11月在富山县速星村召开了反战集会，有五百余名农民参加，最后变成了反战示威游行。当他们与警宪发生冲突时，示威者喊道：“有朝一日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也决不让你們这些警察、宪兵和天皇主义者活着！”警宪因为惧怕群众的进攻，第二天就把前夜逮捕的五个农民释放了。在滑川、大泽野各村所进行的反战示威也是同时发生的。

但是最值得注目的是：反天皇主义的情绪已浸入到日本军队中去，士兵、水兵群众中开始表现了非常大的动摇。要想对这些过程的全部意义进行评价时，回想一下日本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军队内的权威、纪律和士气，有系统地施行的特别方法，把它同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初期就在日本军队中发生了反战行动的事实来加以对比就足够了。日本帝国主义理论上的发言人佐藤钢次郎一面研究日美之间不可避免的武力冲突这个问题；一面以日本军队比美国军队优秀的想法而自慰。他举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队中所发生的集体逃走的数字，来夸耀说日本军队根本不知道逃走这样的行动。

这位日本将军写道：“在日本军队里，如果其部下出现了一两个逃亡者，那么联队长就必需提出辞呈请求免职。”

侵略中国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在日本军队内出现了新的

現象。那就是士兵和水兵的拒絕參加戰鬥。不論這種事實如何少，但它卻是一種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征候。

儘管日本對檢查報紙作了最大的努力，而這些事實之中的兩三件還是在報紙上出現了。現在僅此已經明確了在日本軍隊中發生的過程。即某家報紙有如下記載：

“十二月初在慶尙北道的大邱府(朝鮮)，有人向屯在市內的第八十聯隊散發了號召反戰的傳單。傳單上有反帝同盟的署名。當在宿舍里一發現了傳單，立刻就進行了嚴密的搜查，所發現的傳單都被銷毀了。從所有的現象看來，當局不得不承認傳單是由日本人散發的。因為朝鮮人是嚴格地被禁止進入宿舍的。於是在全市特別是對工人居住區住宅進行了仔細的搜查並逮捕了一些人。幾天以後，當局終於查出了一個秘密的共產主義組織。第八十聯隊的若干名的士官也積極地參加了這個組織。”

這件事情給軍部以甚么樣的印象，從軍部禁止報紙詳細報道這個事件來看也可以明白。現在所了解的只知道在市內逮捕了參加這個組織的七十名日本人、朝鮮人和兩名士官。

除大邱府以外，在釜山府也散佈了同樣的傳單。據報紙的報道，在慶尙北道的金泉郡，還展開了群眾性的反戰活動。

報紙透露，在侵占上海的戰鬥中，日本陸海軍士兵發生了幾次拒絕參加戰鬥的事情。例如中國報紙大公报報道，1月29日有二百餘名士兵拒絕向戰綫進攻。他們被解除了武裝送回日本。2月11日約有三百名士兵在虹口附近組織了集會。在集會者中間，散發了由革命士兵委員會署名的宣言，號召拒絕與中國軍隊作戰、反對侵略中國和以這種精神在士兵群眾中間進行鼓動。根據日文報紙“日日新聞”(上

海)的报道,載着彈藥和軍需品到达了上海的日本輪船“上海丸”,載着“难忘故乡,不願战争”的日本士兵返回日本去了。中国报纸“东方时报”报道了于1932年2月到达上海的六百名日本士兵拒絕参加战斗的事实。2月20日根据上海日本陸軍司令官的命令,这些士兵被解除武装用巡洋艦送回了日本。另据其他中国报纸“大公报”报道,“他們之中的一百余名被枪毙,余者被送回日本”。

根据“长春报”的报道,被派遣到撫順煤矿(奉天省)的三百名日本軍部队,拒絕服从命令,掀起了暴动。本庄將軍派了一个旅团来镇压暴动。暴动者显示了勇敢而且頑强的抵抗。他們与前来镇压的旅团之間进行了彻夜的战斗。所有参加暴动的人都被歼灭了。东京举行了几个暴动者的追悼会。

还有下述显著的事实也是值得提出的。10月在歧阜县組織了有后备役軍人参加的反战悬談会,他們通过了拒絕服从临时征召令的决定。去年10月,富山市的一个工人被征入伍时,組織了人到車站去送行,而这个送行会却变成了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立即从滿、蒙撤兵”、“改善士兵生活”、“拥护苏联”、“建立工农政府”等口号下的群众集会。日本报纸“都新聞”也刊載:陸軍省对于从奉天传来的“送給駐在滿洲部队的慰問袋中,发見了煽动反对战争的传单”的消息,感到十分狼狽。

現在我們对于这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的一切事实加以总结。目前的情况是革命高潮确已成熟,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剝削阶级和軍事的警察的天皇制,展开了越来越具有群众基础的革命斗争。統治阶级本身也明了这是革命高潮的現象和即将来临的日本革命的前兆。只要我們

仔細地研究一下学生左傾化原因調查委員會最近發表的結論，就不難証實這一點。以文部大臣為主席的這個委員會，特別不得不把這個原因做了如下的論斷。那就是：

“資本家生活水平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懸殊不同、農村的大量破產、勞資糾紛和佃農爭議的加劇、中產階層在經濟上的衰落、學生畢業後沒有就職的希望、政界的墮落和腐敗、對政治和政黨的不滿、想依靠群眾的集體行動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傾向、對共產主義及其運動的本質理解的不充分等等。”

如果大臣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就正意味着烈火確已燃燒到他們的腳下。而外國的資產階級觀察家，也以更驚異的眼光來眺望着日本的未來。現在舉出1931年10月10日的“北京天津泰晤士報”的社論做個例子，它這樣寫着：

“如果萬事都以不成功而告終，那麼，當注意到日本知識份子已被不能根除的‘危險思想的傳染病’所侵襲，考慮到日本農民處於難忍的經濟狀態中和日本工業的現狀時，其結果對日本來說將是難測的危險。”

儘管形形色色的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者，為了阻止群眾的革命鬥爭，盡全力來維護和鞏固軍事的警察的天皇制，和日本地主與資本家對工人農民所進行的無情剝削的整個體系，但是日本革命的高漲還是逐漸地在成熟。今年一月，社會民眾黨的首腦安部磯雄却厚顏無耻地在自己的黨大會上，肆無忌憚地作了如下的聲明：

“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完全發展成國家社會主義了。我們社會主義者是天皇制的支持者。”

對於已經爆發的戰爭，日本的社会民主主義者公然採取了帝國主義的立場，這是毫不足怪的。這些社會民主主義

者捏造了日本是无产階級国家，而中国是資产階級国家，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国民战争”、是“社会主义战争”等謬論。帝国主义战争的积极煽动者和組織者的日本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唆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們进行对苏联的战争，一方面又組織所謂爱国的示威运动。

日本共产党对战争采取了正确的立場，它已經在組織劳动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对剝削階級、对軍事的警察的天皇制进行的革命斗争中，获得了不少成就。但是这些成就还远远不够。目前的形势，給日本共产党提出了責任重大的任务。今后事态的发展如何完全在于日本共产党。正在高涨的革命斗争的結果如何也完全在于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日本共产党只有克服自己的弱点，克服其落后于高涨着的群众活动的情况。日本共产党只有把它的队伍从思想上和組織上加以巩固，并扩大現在极薄弱的环节，即与工人、农民及都市貧民等广大群众的結合，而站在他們斗争的最前列，才能完成其任务。

可是日本共产党如果不改正在根本問題——关于即将到来的日本革命的性質和任务的問題——上的錯誤規定，就将不可能在它的口号下动員几百万劳动群众。去年四月发表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制定的政治綱要草案中，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性質作了如下的規定：

“即将到来的日本革命的性質是广泛地包括着資产階級民主主义任务的无产階級革命。”

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性質所以做出这样錯誤的規定，是由于过低地估計了农业革命的任务，不理解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最大特点之一的农业問題的尖銳性，以及不理解完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而造成的。根据我們在本文的

开始所談的关于国内还存在着封建残余的力量和关于地主的压迫等問題，便必然会得出如下的結論：即在不产階級領導下，农民为了获得土地而对地主进行斗争，是即将到来的日本革命的枢紐部分，是其中心任务之一。日本同志們所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过低地估計了这种情况。日本同志們所表現的忽視中农革命的可能和認為日本中农不能对地主和現在的統治階級进行革命斗争的这种完全錯誤的而且能被运动的实践所推翻的这种認識，也是由同一路綫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日本的同志們强行作出了关于即将来临的具有不产階級性質的革命的綱領，在这个綱領中却表現出对于天皇制——它是国内反动政治和全部封建制残余的主要支柱、是現在日本劳动人民必須集中主要力量予以打击的敌人——的作用給予了过低的估計。日本的同志們隱蔽了天皇制絕對主义的性質，而得出一种性急的錯誤的結論：即“日本的国家权力，在財政資本領導之下，掌握在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手中”。

自1868年所謂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所形成的絕對君主制，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里，只是用似是而非的立宪形式来掩飾着，事实上絕不允許不論对絕對主义或者对天皇制官僚的权力和势力有任何限制，它保持了自己完整无缺的权力。事实上，封建制的历史产物的日本天皇制，以前虽曾依附地主階級，而現在則由于独特的資本主义的发展——財政資本和庞大的封建残余的結合——的結果，发展成为代表資產階級、地主的天皇制。它一方面依附地主階級，另一方面依附資產階級，它代表了这两个剝削階級的利益而执行着它們的政策。然而天皇制的这种階級性質，決不排斥天皇制

官僚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作用。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列宁对于俄罗斯君主制的論断，“沙皇君主制的階級性質絲毫不排斥从尼古拉二世起到任何地方警官止的沙皇权力和‘官僚’的巨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錯誤——忘記了专制政治和君主制，将君主制直接归之于上层階級的‘純粹’的統治——1908年、1909年召回派犯了(参照“无产階級”报纸第四四号附录)，1910年拉林犯了，現在又有某些个别作家(如M. 亚历克山大洛夫)和加入取消派的L. 盧—可夫犯了”(“列宁全集”第15卷304頁)。^①

日本的同志必須認真地思考这里所引用的列宁的話。日本的同志必須理解，正是由于这种天皇制的力量才維持了国内最反动的警察統治、对工人、农民政治权利的彻底剝夺和对劳动人民的最野蛮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压迫。特別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掠夺战争的时候，天皇制官僚的作用，首先是軍部——官僚中最反动和侵略野心最大的部分——的作用更加提高了。日本的同志必須清楚地意識到日本即将到来的革命，首先必須針对着资产階級的、地主的、軍事的和警察的天皇制。

日本革命的未来阶段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实现(1)打倒天皇制、(2)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3)实行一日七小时工作制和彻底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但是根据革命的形势，这样的任务将馬上被提到日程上来，即：必須把一切銀行合并为单一的国立銀行，由代表工农兵的苏維埃来管理这个銀行和巨大的資本主义企业，首先对一切康采恩和托拉斯的生产进行統制。由托拉斯資本和銀行資本所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俄文第4版，第322—323頁。

造成的經濟上的紊亂、壓抑和狂暴的剝削，將迫使群眾在日本革命的最初幾天來實行上述方策。

日本的工农革命在打倒天皇制，从中央及地方政权中排除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剝削階級、建立苏維埃政权和實施革命政策的同時，將迅速地轉化為社会主义革命和走上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去。正因如此，所以把日本即將到來的革命規定為帶有強行轉變為社会主义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是正确的。

虽然把日本革命即將到來的階段稱為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低估這個革命的任務或輕視它的意義。“在無產階級的历史的敵人未被打倒以前，工人階級對資本家階級的鬥爭，便不能充分廣泛地展開、不能獲得勝利而結束”（列寧）。^①為了實現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階段的任務而進行的始終一貫並且具有決定意義的鬥爭，將保證獲得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緊密同盟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對日本革命的勝利和轉化具有決定意義的條件）。

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獲得，是以全面鞏固共產黨和首先擴大共產黨與工人群眾的結合為前提的。共產黨必須堅決地改變它在群眾中的活動方法。共產黨必須提高自己在群眾運動中的作用。共產黨必須通過加強在兩個戰綫上的鬥爭，即加強對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义的被動性的鬥爭，以及對“左傾”宗派主义偏向和集團主义的鬥爭，來完成必要的對自己隊伍的思想的鞏固。同時必須從組織上使共產黨加強並採取建立強大的地方黨委員會和廣泛的企業支部網的方策。必須把不合法的革命活動與利用一切合法的可

① 此處系根據日文譯出。——譯者

能性結合起來。必須有系統地改進秘密活動的方法。必須組織和加強黨組織在群眾組織中的活動。

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獲得，是以最大限度地展開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和發動及組織農民對地主的鬥爭為前提的。共產黨必須適應具體的條件，制定出工人、農民、失業者及雇工的切實的部分要求的綱領。在為部分要求而進行鬥爭時，共產黨必須一方面爭取廣大的勞動群眾，一方面使他們起來為革命的基本口號而鬥爭。共產黨必須一方面從下面實行統一戰線的戰術，一方面組織工人對資本家、農民對地主的鬥爭，使其擴大使其尖銳，並與社會主義叛徒和黃色工會幹部相對抗，爭取自己的鬥爭領導權。黨必須研究各種手段來加強革命的工會運動和克服左翼工會某種程度的關門主義。黨必須接受工人群眾自發的要求組織起來的熱情，並加以擴大。而且這時必須實現有伸縮性的領導。

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獲得，是以共產黨為爭取群眾對各種色彩的社会民主主義進行堅決的而且始終不懈的鬥爭為前提的。必須根據工人階級和農民為改善物質生活和政治地位而進行的日常鬥爭的經驗，有系統地揭露日本社会法西斯的叛變作用和帝國主義的本質。尤其對試圖以左翼的空話來掩飾自己叛變行動的所謂“左翼”社会民主主義者的鬥爭，更應使之尖銳。

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獲得，是以共產黨將工人、農民以及城市貧民最廣大群眾的不滿、抗議和鬥爭的一切表現，巧妙地轉移到對戰爭和軍事的、警察的天皇制進行政治鬥爭的軌道上為前提的。共產黨的一切活動，必須服從現在的根本任務——即展開群眾為了切實要求而進行的鬥爭，這種鬥爭是與對戰爭和天皇制的鬥爭密切結合的。日本共產黨一

而要达到使帝国主义战争轉化为内战这一目的的同时，一面必須针对帝国主义战争用口头及刊物向全体劳动者进行鼓动宣传，并揭露这个战争的强盜性質和社会民主主义领导者及黄色工会干部在这个战争里的作用。共产党必須为中国的完全独立而斗争、必須要求立刻从中国撤兵。共产党必須对天皇及其社会民主主义僕从們建立国内阶级和平的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党必須展开最大限度的罢工斗争。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准备对苏联进行武力干涉，因而給日本共产主义者提出了責任特別重大的任务。共产党必須竭尽全力宣传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功、苏联工人农民的成就和苏联的和平政策。共产党必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对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各种政策，并采取一切手段来阻挠这些政策。

現在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上所說的那样。在中心的鼓动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警察的天皇制、为了有获得大米和土地的自由、为建立工农政府而进行的人民革命——之下，日本共产党必須把数百万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来领导群众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爆发，使党真正成为大众的政党。

——“K 10、I 10 杂志” 1932 年第 8 期、第 9 期——

为了日本共产党的統一

一、建立广泛的統一战綫!

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得到了发展

日本共产党,在对偏向进行无情的斗争中,得到了成长和巩固。党粉碎了右傾取消主义(山川主义)和左傾取消主义(福本主义)。在这些斗争里,日本共产党坚持并加强了革命的原則性,鍛炼了党的骨干分子。

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各种問題中最困难的一个問題,即战争問題,采取了布尔什維克的立場和一貫的国际主义的立場,并且繼續采取着这种立場。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以真正的布尔什維克精神,抗拒着接連而来的时代的逆流,逆向疯狂的排外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和所謂社会爱国主义而前进着。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对战争和天皇制展开了非法性的革命的宣传鼓动,并且在空前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获得了显著的成績。党员为了启发群众的革命性,在軍艦上、在軍需工厂里,果敢地进行了布尔什維克式的活动。党甚至在农村中,在农民中間也成功地燃起了反战斗爭的火焰。

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对于即将来临的日本革命的各项基本問題,即革命的性質、任务、特别是关于农业問題始終貫徹着列宁主义的方針(路綫)。

党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警察的天皇制、寄生的地主制

度和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并对此进行着无情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锻炼了許多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骨干分子，教育了数千革命的农民，这无疑地对即将到来的农业革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党的影响不仅是对工人群众，也深入到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这从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最优秀分子，不論是积极地支持党，或是跟着党走的情况来看也就可以明白了。

党是日本工人阶级坚固的堡垒

日本共产党是日本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先鋒队。天皇制政府极其疯狂的镇压，与它的挑拨行为都显示了它没有力量来阻止日本工人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每年都有数千革命工人、农民和学生被关进监狱，可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岗位，却被新的而且数量更多的革命工人、农民所递补。这正是因为党能够深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和城市、农村的劳动群众中间的缘故。甚至天皇制政府也不能不承认日本共产党的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

昭和10年3月8日，小原法相在议会上作了如下的声明。他在提出治安维持法修正案——根据这个修正案，不用说加入共产党，仅是同情共产党就要被处罚——的时候，支持该法案说：

“为了根除共产主义运动，自从昭和3年以来，尽管政府采取了一切手段，但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根深蒂固，所以在几次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及其全部领导干部，并且破坏了共产党组织以后，接着还是由漏网的共产主义者继续活动，政府还不能消灭共产主义”云云。

日本共产党的成功，使党当前的任务，即更紧密地团结

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为他們的迫切的日常要求，拟定展开真正具有广泛性的群众运动的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拟定这种办法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无疑地已經成熟——更日益切合实际。

党必須轉向群众性的活动

由于党发展的結果，它的迫切的中心問題，已經到了必須广泛地在全体工人群众中間进行有系統的活动阶段，而不能象从前那样，局限在先进分子中間的活动。过去，党在确立其革命势力上获得了成功。現在党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就必須在活动上来一个轉变，党必須为維護工人、农民迫切的日常利益而全力以赴。

甚至在当局检举共产主义者的报告中也显示出共产主义者和它的支持者的活动，不仅在工厂中心地区，而且遍及全国所有的府县，在很多的情况下还伸展到极其偏僻的地方。在工人、农民中間，对于生活条件的不断下降和权利的被剝夺，无疑地怀着强烈的不滿。但是，到現在为止，党还没有很好地发动起一个大規模的群众运动。

这当然有許多理由。但重要的是要明确在造成这种状态的各种原因中，什么原因是由于党本身所造成的，并且把它克服掉。

党的缺点

无庸贅述，党还没有充分学会怎样掌握一切不滿的現象，那怕是极其微小的反抗天皇制恶毒統治的表现，也不輕易放过，而使之发展。

党沒有学会列宁說的：“他們要善于反应所有一切专橫

与压迫的行动，而不管这些行动是表现在什么地方，涉及那一个阶级或那一个阶层；他们要善于把这一切表现都综合为一幅警察强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情景”^① 这样的话。

党还没有学会利用各劳动阶级的一切阶层，由于怀有不满而产生的各种表现。对统治阶级的政策国内正在滋长着反抗，党今后也必须学会掌握所有这些反抗的萌芽，而使它发展。

学习新的接近群众的方法

党的首要任务，是在实践上为了实现具有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工人们，为迫切的日常利益进行共同斗争；而改变党对于参加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性质的社会大众党的工人以及不关心政治的、或者依然信任天皇制政府的工人们的态度和接近他们的方法。

我们不能不清楚地记着下面的情况。即在广大的日本工人群众中，绝大多数不是还未被卷入到政治里来，就是现在依然信任着自己的阶级敌人，即社会爱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天皇制政府。但是同时，在这些工人中间，对资本家是有不满情绪的，并且也不能没有这种情绪。

因此，共产主义者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能够接近不赞成共产党的工人和这种工人所属的各团体。而且这种接近必须具有如下的性质。那就是由于这种接近掌握这些工人对于资本家和政府所抱的不平与不满，在广大的群众中间进行活动，这样就会在对资本家的攻势中，助长这些工人为维护日常利益而想积极地站起来进行斗争的情绪，必须是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49年莫斯科外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247页。

这样的接近方法。共产主义者，必须把这些工人、农民们认为最迫切的各种经济上的要求和各种权利以及工人、农民所最关心的各种要求，摆在最前面。党必须号召群众对于工人群众痛切感受的政治压迫，进行反抗。

不要把罢工看作是唯一的斗争形式

认为罢工是唯一的斗争形式，不承认工人对资本家较初步的斗争形式是错误的。由于阶级意识不够或者是由于部分的缺乏组织，还有很多工厂在工人唯唯听命之下，降低了工资、延长了工作时间和增加了劳动强度。特别是在纺织工厂里是完全处于听任资本家随意摆布的状态，在那里，男女工人受到资本家象畜牲般的待遇，女工被关进如同监狱一般的宿舍里。

要么就是罢工，否则就是零，以外再也没有反抗和斗争的方法，这样地提问题，显然是不对的。默默然的屈从是最不好的。如果某一个工厂的群众，对于资本家的进攻，或者是对于蹂躏工人的权利，还没有到以罢工来回答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促使工人能够有共聚一堂讨论劳动条件的机会。我们必须引导工人向这样的方向前进，即工人能有抗议的集会，他们能够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为了与资本家、工厂主进行交涉能够派出代表，更进而也能实行怠工等等。如果群众一旦开始了行动，那么把他们的运动提高到更积极的斗争形式上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假使有几个工厂的工人，不论以任何形式都好，只要表示了反抗情绪——例如反对奴隶式的宿舍制度。这就给为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在这些工厂所在地，全面地组织工人运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要以全体工人为目标

广大的群众，越是被吸收到对于资本家的攻势所进行的斗争中去，则对党来说，越是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即提高群众要求的程度，使党不至脱离群众，相反地能够获得他们的信任，把群众斗争提高到更积极的形式上去。无产阶级巨大的群众行动，才正是为了使广大的群众充分地了解共产党，以及使他们对党充满着完全的信任是必要的。目前在工人中间，共产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不过是少数派。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才必须采用更有伸缩性的战术，以便开辟道路去接近那些对共产党虽然采取敌对态度，但其成员大部分却是工人的各种团体。

对于资本家的攻势，必须组织群众性的抵抗，这件事本身就要求共产党应以建立工人的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为其关于群众性活动政策的中心。

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工会的合并

在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了多种多样分散着的各工会的统一而进行的斗争。党的这个任务，只有在每个党员和在党影响下的全部工人，都成为他们工厂里的合法工会的成员时，才能够完成。不仅如此，在现在的情况下，站在为工会民主主义和工人利益而积极斗争的基础上，为了将具有各种倾向的工会加以合并，为了在合法工会内掀起广泛的工会会员群众的运动，并从内部加以领导，这样做（每个党员加入合法工会）当然是必要的。这种统一还必须普及到各企业、各市、各地方以至于全国范围去，自不待言。

在农村中的活动

在农会方面，去年一年間，农会內的左翼分子，在合并不同倾向农会的地方組織上，获得了某种成功（近畿地方）。但是，在为了党外群众性的各农民組織的完全合并，以及为了与不希望完全合并的各农民組織采取共同統一行动而进行的斗争中，如果不采取坚决的和更頑强的一貫方針，則今后将不能使运动更加前进。党在把群众最紧急迫切的要求，作为农民对政府的各种要求，而加以具体化的过程中，党将能够創造出把这些要求作为綱領，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群众运动的形势。并且城市里工人阶级的各种組織，也将积极参加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运动。

这个綱領可以包括制定禁止收回佃戶土地法，公布禁止作为租稅或借款的抵押沒收口粮（一年量）的法律，把政府所有的仓庫存米免費供給即将餓死的农民，和降低租稅等要求。

共产党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为了全体工人的統一，曾不断地对资本家攻势和政府的恶毒行为进行了斗争，而党現在是不能放弃这种政策的。現在認為这样的斗争是必要的想法，正在具有各种政治色彩的工人中間普及着。

正确而充分地运用統一战綫战术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中，当社会大众党的领导者們企图用和剝削者們——资产阶级和天皇制——的合作，来代替努力于工人的統一的时候，日本共产主义者們在对抗社会大众党的这种阴谋上还没有取得成功。这首先是因为党沒能够正确而且充分地利用統一战綫战术。其中还有人

認為統一戰綫的斗争，不妨只限于号召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来参加共产党所組織的斗争。这些人是犯了严重的錯誤。为統一戰綫而进行的斗争，要求能做到下面几点。那就是，共产主义者不仅要能与党外工人一致合作，而且必須与那些虽然不贊成共产党，但却准备为維護工人、农民最初步的要求而斗争的工人，以及所有以工人为會員的各个团体进行合作。

对社会大众党的态度

社会大众党是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大众党”。它的領導者們公然贊揚天皇制，主张与法西斯軍部合作。他們組織“劳資協調”，換句話說，就是組織工人屈从于資本主义剝削者。他們积极支持由日本資产階級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强盜政策。因此，通过与这样的領導者們的协商，来和組織在社会大众党中的工人建立統一戰綫，那就很难获得成功。但是，假使由于社会大众党的指导部不接受这样的协商，就把統一戰綫的斗争，仅限于从下面来进行，而忽視那些虽然屬於反共产党的陣营，但在构成上却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各个組織，則将是錯誤的。特别是（象現在这样），在社会大众党內部对该党指导部的叛变政策有着很大不滿的时候，更是如此。在社会大众党下层以及中层的職員当中，有不少人是有可能爭取到階級斗争这方面来的。

共产主义者要在群众中积极地活动

共产主义者为了工人階級最关心的利益，可以同参加社会大众党的工人，組織成共同斗争，并且必須組織这种共

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关键是在共产主义者首先要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地进行活动。即以同志式的说服为活动的中心，那就是用同志式的说明，来使他們了解为了对抗资本家的攻势，全体工人的团结是必要的。如果考虑到社会大众党的地方分权主义和脆弱的政治纪律，以及现在已经表面化了的中央部和地方组织之间的内部斗争，那么由于普通党员的压力，来使若干地方（下层）组织——特别是青年组织——参加到统一战线里来，不一定是不可可能的。

社会大众党最近发表了劳动立法、救济农村以及反对临时工制度的欺骗性的声明。而按照社会大众党中央委员会的想法，贯彻这些要求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出请愿书，或者是派由社大党中央委员会诸公所组成的陈情委员直接到有关的大臣、国会、和其他天皇制政府的各种官厅去。共产主义者可以接受社会大众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欺骗的意图而提出来的这些要求，因为它与群众的利害是相吻合的。我们应该把这些要求看作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即以此为中心来组织反抗资本家和地主的工人、农民的共同斗争。我们应该把这些要求看作是参加统一战线的全体人员所能够向政府提出来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把广大的群众吸引到为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去，或者用群众集会的形式来使群众参加运动；或者是在工人、农民的各种团体的集会上，各个工厂中的集会上，工人俱乐部等的集会上，使大家讨论这些要求，并通过要求事项的决议以后，选出群众的代表团向政府当局提出，更使代表团做关于访问政府当局的经过和当局所采取的措施等的报告；采取任何形式都可以。总之为了贯彻要求，要把群众吸引到运动中去。共产党为了统一战线而提出这样的提案

时，即使社大党中央委员会对此加以拒绝，但如果共产党方面能够巧妙地进行活动，那么它不仅不会阻碍与社大党地方（下层）组织——包括社大党青年部——建立统一战线，反而会促进这种统一战线的建成，甚至将更进一步促进建立非党的工人阶级各种组织的统一战线。

利用各种方法建立统一战线

在日本，由于恐怖统治，共产党公然以共产党的名义与社大党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活动是很困难的。正因如此，所以对日本共产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战胜这些困难，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党的实际方针，通过各种合法组织，或通过认真地为统一战线而努力的合法人物，或者在工人阶级的各种合法组织内部，来建立统一战线。

努力利用合法舞台

今天对我们来说，全面地加强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机会是特别重要的。由于日趋疯狂的警察恐怖，使得在全国规模上利用合法性的可能程度显著地缩小了，因而这就更为必要。即使如此，在地方性的规模上，特别是在工厂和以工厂为中心进行合法活动，现在仍然是充分可能的。特别是利用改良主义工会、社会大众党和其他组织所进行的各种运动，例如救济农村、社会立法以及由全国养蚕工会联合会所进行的要求把一部分军费用来救济农村的运动等等，通过这些运动，以共产党的精神来进行合法的宣传鼓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通过统一战线的运动，无疑地会创造出的一系列新的扩大党的合法活动的可能性。

清算宗派主义、但不要忘記党本身的活动

当为統一战綫而进行斗争时，党必須用一切手段来加强本身在群众中的活动包括扩大貫徹党的各种口号的非法活动。这已无須再加說明。

党已經到了必須从根本上改变其活动的时候了。徒然的空費時間，必然会使党内发生不滿，因而使党的紀律松弛。过去党的活动主要是宣传性質的，那种局限于較进步的工人小圈子乃至小組时期的宗派主义习惯，无疑地将使党在解决当前的新問題上发生困难。不仅如此，而且过去这种宗派主义习惯，正是說明党在其群众活动上已經落后了的理由之一。共产主义者对宗派主义的残余必須展开布尔什維克式的自我批評。但是，当批評党的落后时，共产主义者不能也不应忘記，由于疯狂的警察的鎮压和共产主义者大批地被捕（包括中央委員同志）所造成的异常困难的情况。

二、为了党的統一

当党在活动上，将要进行这种轉变的时期，党如鋼鉄般的統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特别是机会主义偏向的危险很大。正是这样，在日本共产党内发生的反对派，对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是危险的，他們在产生初期用“××支部會議”的名义，后来公然用派別的名义，以至于另外成立了党中央，叫做“全代會議召集准备会”并发行中央机关报“多数派”。

“多数派”方面的非难是没有根据的

所謂反对派是什么呢？

反对派繼續辯解說，因为中央委员会落到奸細的手里，（反对派）采取分裂行动也是不得已的。但是反对派的文件本身却証明了这种論調是没有根据的。

我們在这里研究一下事实：

第一、反对派的文件，首先只把矛头指向了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同志，責难他是挑拨者。并且在最初的声明書上，反对派只是給人一个极其含糊的忆測的暗示而已。反对派在从党分离后經過了約六个星期乃至两个月的時間所发表的第二个声明書上，才清楚地指名非难袴田^①同志。

第二、反对派作为非难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袴田）的理由，所提出的一切材料，只是屬於嫌疑性質，未必能获得証实。当然只憑这些材料，便把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員說成是挑拨者，是极不充分的。

第三、反对派自己声称反对派对中央委员会开始进行斗争是在昭和8年（1933年）12月（見昭和9年3月20日“××支部會議”的声明）。也就是說在連反对派的組織者們，还没有認为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人是挑拨者，而加以非难的时候，便已經开始了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

第四、正如看反对派的文件，也很清楚的那樣，据說即使在已經被逮捕以后的今天，反对派还是不能抱有任何怀

① 根据資产階級報紙报道，袴田同志被逮捕了。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那么沒有确实的根据就非难袴田同志是奸細的反对派的領導者們，是在逮捕袴田同志上帮助了敌人，因为反对派曾將袴田同志的姓名、容貌和簡历等登在它的机关报上。派別斗争是使人盲目而妄为的。

疑；不，反对派是在被称为“最优秀的同志之一”的这样一个同志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时代，就已经把自己组织成为反对派了。

既然说是党的工作者有严重的挑拨的嫌疑，当然就必须慎重地加以研究。这是无须再说的了。但是，象反对派组织者那种说是因为中央委员会落到奸细的手中（借用多数派的话），才不得已组织了分派的主张，即使我们愿意相信，也是没有根据的。

产生反对派的真正原因——政策问题

产生反对派的真正原因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寻找。反对派组织者本身在其声明书中做了如下的说明。即由于对中央委员的政策和他们“领导的无能”抱有不满意而开始了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而且据他们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落到奸细手中的根据之一。

党员和全体党组织，必须调查研究对中央委员会不满意的原因，而找出它的根源。

反对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们是合法的非党组织中的职员（例如农会、消费合作社等组织里边党基层组织中的成员）。

过去，在日本以外那些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国家里，也有过合法团体的职员，由于对共产党的政治方针抱有不满意，而对党及其领导部进行斗争的情形。也就是那些身居合法团体职员地位的共产党员们，离开了党陷于机会主义，他们想把自己的活动适应于现存的警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过低地估计了非法活动的作用，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失掉了信心，终于成为合法主义幻影的俘虏。

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我们应注意到

連投入反对派的唯一的党的大組織，党关西地方委員會，也指摘出如下的事实，并且，不能过低地估計它所指摘的事实的重要性。即：第一、反对派組織者們严格地批判党“左傾”的傾向，而忘掉了右傾机会主义的危險。并且根据党关西委員會所說，“右傾”傾向的危險也是严重的。第二、尽管如此，反对派的組織者們，仅看到党过去的历史中，以及党的領導者們活动的否定部分（根据“多数派”第一号）。反对派的組織者們，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會对“左傾”傾向和宗派主义負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难不仅是針對着最近的中央委員會，而且是針對“最近一、二年”——也就是回溯到反对派結成以前——党的一切政策，进行非难是錯誤的极左的政策云云。

当問題涉及党的政策的基本問題和无产階級解放运动命运的时候，党和每个黨員不仅有义务要求反对派对分歧的本質做圓滿的說明，而且完全有这种权利。他們有权利要求反对派对向党进行的每个非难提出正确而具体的証据，并且有权利要求反对派对党政策的基本問題作出明确的回答。

“多数派”掩盖着政治見解的分歧

反对派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們，並沒有給予黨員这种可能性来分析党中央委員會和反对派之間在政治上分歧的本質。不仅如此，反对派的組織者們还玩弄种种手段来阻碍澄清这种分歧。因为他們是在所謂对“具有挑拨性的中央委員會”进行斗争的外衣之下来对党中央委員會的政策进行攻击的，同时把他們認為是錯誤的党中央委員會的政策籠統地称为“挑拨政策”（并不加以任何說明）。反对派的組織

者們不是在黨紀律允許的範圍內，將政治上的分歧直截了當地認真地來加以說明，而是用沒有根據的輕率的非難的毒箭，攻擊中央委員會是挑撥者，他們是這樣選擇了使黨的隊伍中發生間諜恐怖，使黨員意志沮喪的道路。

在目前這樣尖銳地進行內部鬥爭的時候，全體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完全按照反對派所談的來理解反對派。黨員不能盲目相信反對派對中央委員會的非難，同時也不允許這樣做。黨員不能隨便相信反對派所說的話，對於反對派的政策，好像是隱藏在袖子里的東西，還沒弄清楚它是什麼，決不能輕易認為這就是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路線。

反對派的行動與文件卻正表示着相反的事實

反對派說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方針錯了。可是，在黨中央委員會和反對派的鬥爭中，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於反對派領導的經常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見解，一向堅持了正確的政治方針。每個黨員，為了在這一點上能夠得到確切的認識，應該把發生問題的整個期間在“赤旗”報上的指導論文與反對派的論文，特別是與署名為“××支部會議”的文件對照着來看。

我們沒見過在黨中央委員會和反對派的文件中，有詳細地討論關於黨的群眾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即統一戰綫的具體形式、方法以及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之類的文件。反對派只是信口雌黃地說：“白白地把以總同盟為首的龐大的工會戰綫，放在我們的影響之外，看起來似乎真正地確立統一戰綫戰術已經不是我們的任務了”。而反對派在它整個的存在期間，關於建立統一戰綫並沒有作過任何工作。同時儘管黨在反對派結成前，便已經採取了使全農全會派統一到總

本部派去的方針，但反对派在表示其綱領的小册子“我党在农村中当前的組織任务”中，却完全忽視了党的这种方針。关于农会的統一，并未涉及一語。反对派甚至在它正确地指摘出党的缺点的时候，也不帮助党来克服这种缺点，相反地，它还利用这些缺点来对党进行派別斗争，这样便使缺点只能日益加深。

“反对派”否定农民統一斗争的可能性

关于农民問題，反对派指导部脫离了共产主义。其証据可以从反对派的公开文件即“我党在农村中当前的組織任务”这本小册子上看出来。这本小册子主张日本存在着叫作佃农的这样一种特別階級的理論。这种理論和馬克思主义大概是无緣的。这种把佃农和其他农民群众分离的理論的危险性，如果再把这本小册子里关于农民問題的一般方針考虑在內的时候就特別危险。因为这本小册子上写着党組織在农村当前的基本任务是“部落的服务活动”。

“一切农村基层組織要做革命的部落的服务者，現在这种建立基层組織的方針，是当前农村組織的中心綱領，是区分我国农民运动上历史性的轉变的基点”（第十七頁）。

小册子关于莫明其妙的“革命的服务者的活动”加以如下的說明：

“部落服务者，在部落里是最有威望和信用的人，是群众商談的对象，不仅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即使对于日常瑣碎的問題也必須經常受到群众的感謝与尊敬，必須把‘如果是他么……’这样的爱戴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小册子否定了在不同地区的地方性农民斗争可以互相結合的可能性。在这本小册子上，反对派主张不可能有全体

农民普遍的要求。这是当然的。因为反对派只主张为农民当前的小的地方性的要求而斗争的缘故。反对派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分割开了。固然共产主义者，对不管是任何小的要求，也不管斗争是如何幼稚的形式，只要它是针对着地主和官方而进行的，就必须积极地支持它。然而在日常工作上，作为共产党的政策目标的基本问题，就是发展农民运动，首先必须使它趋于活跃。

正象把党在农村中的活动仅限于分发文件是错误的一样，把我们的活动局限于农民的日常要求也是错误的。关键是把为维护农民日常利益而进行的活动与革命的宣传鼓动结合起来，在支持为劳苦农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最幼稚形式的斗争同时，还要准备在农村中广大的劳动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条道路才是日本共产党所应选择的道路，而党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小册子也写着关于微小的要求和政治上的要求相结合的问题。但是那仅仅是做为基本方针的附带说明而已，决不能因此便认为反对派的方针是在于展开对地主和天皇制的阶级斗争。这种错误的方针，也表现在小册子对于农民斗争的实际形式和方法等所做的评价上。

“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行动，首先是罢工和怠工，而农民的群众性的行动主要是依靠到地主家去示威和到村公所争吵等，此外便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是，到地主家去示威虽然确实是给敌人一种威胁，但无论如何这是群众性的威吓，如果地主或村长避而不见的話，则群众在愤怒之余，势将造成除了放火以外别无办法的结果。”（第九頁）。

对农民的群众性斗争，采取这样态度的人，不仅没有资格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甚至于也没有资格自称为农民革命家。

小册子中所建議的各种組織形式和各組織內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是无知的，是脱离群众的实际斗争的人，在閉門造車中所产生的紙上空談。并且在这种形式的背后，还隐藏着拒絕动员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活动。

“多数派”失掉了对于农民問題的革命远見

小册子里，有关各基本問題的錯誤在那里呢？

小册子的著者們，不是不理解就是不想去理解日本的貧农和中农，对打倒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非常关心的。日本农村中主要的剝削形式，依然是地主对农民的半封建的剝削。正因如此，貧农和中农为了农民的利益，才提出沒收地主的土地这种統一起来的共同目标，而建立起对抗地主的統一战线。

日本农民的大多数，基本上对农业革命是关心的。但是，同时組織农业劳动者对剝削者的斗争，并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列，党的这种任务，并不能減輕。当然共产主义者也必須維護农民对地主、政府当局和資本家的最小限度的日常要求。然而，小册子的著者們，当提到这个問題的时候，却完全失掉了革命的远見。如果遵循着他們的方針，則不仅不能扩大农民斗争，相反地还要使它縮小。

假使我們采用了他們的政策，那么我們便不能使农民斗争趋于积极只能使它局限于消极的糾紛上，因而就使农民运动陷于听憑警察随意摆布的状态。但日本共产党，是在对試图把农民运动局限于警察所允許的合法范围内的想法进行斗争的，同时，又必須为了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性，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赤旗”报正确而严厉地批評反对派的小册子說：

“示威的确是群众行动之一，但此外农民还有抗繳稅款和地租的同盟、爭取获得食粮和肥料同盟以及其他根据日常要求而采取的群众行动的各种形式，决不能說比城市工人少”（“赤旗”报昭和9年10月3日第181号）。

多数派的领导者們，对于在日本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演变，都是向着农业革命发展的这种不可动摇的事实，却是从本質上否定它的立場出发的。正因如此，他們才对农民一般性的要求，或者采取否定的态度，或者否定群众斗争中的直接斗争方法。即使如此，他們不能不承認：抗繳地租、拒付借款、反对地主收回佃戶土地的运动、要求政府免費供給庫存米的运动和請求禁止查封一年的口粮的运动等等，普及全国各地这一事实。他們对这些运动还充滿着合法的幻想，滿怀着認為如果向政府当局或国会去請願，无論如何总会有办法的这样一种期待。然而越是如此共产主义者就越有义务来参加这种群众运动，通过实际經驗使农民睜开眼睛，告訴他們一个簡單的真理，即农民只有依靠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要求。而这种农民运动，在規模上越是具有群众性的，它就越将迅速地发展成为积极的行动。

袭击糙米倉庫的事件，是农民为了从地主的束縛中解放自己的直接而且坚决的斗争的前驅。同时，真正想努力提高农民的階級意識和革命行动的人，不應該也不允許象反对派那样，对非合法活动的重要性和“貼传单”作过低的評价。

反对派关于組織問題的見解，与共产国际的原則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因为反对派怀着在共产党內可以允許制造派別这种見解，并且拥护（他們是拥护現在的派別的）这种見解。这种見解与其說是共产主义的見解，毋宁說是社会民

主义的见解。反对派的组织者为了给自己的这种“理论”找根据，甚至于做出如下的主张，即中央委员会不允许大泉和小畑两人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审查这两个人作为挑拨者的罪行的——不外是中央委员会在党内制造了派别（凡是一个正直的党员一定会了解不叫这两个人出席，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为此，反对派竟认为中央委员会是党章的破坏者（“多数派”第二号）。

反对派把他们对于中央委员会的斗争甚至拿到党外去。反对派的组织者，甚至在非党员中间散发他们的声明书——包括最初的声明书，并且这个声明书中说中央委员会是挑拨者，充满着毫无根据的攻击。这种行为在非合法的共产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用不着再加说明这对党是极其危险的。但尽管如此，反对派不仅说这是被允许的事，而且声称这是把党文件“宗派主义的分发方针，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结果”。

“多数派”对佐野、锅山所表现的 不能容忍的反党态度

反对派对佐野、锅山一派的态度才真是反党的态度。佐野、锅山是卑鄙的叛徒和最恶劣的挑拨者。他们是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根本不能相容的敌人。共产主义者必须激起工人群众对佐野、锅山那样卑鄙的叛徒的憎恶。共产主义者必须激发群众对这种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们的嫌恶和鄙视的情绪。然而自称为“多数派”的反对派的组织者，不仅连这种凡是有阶级觉悟的每个工人必须执行的起码义务都没有执行，反而说因为对佐野和锅山进行了斗争而责难中央委员会。他们企图为这些叛徒们——“多数派”不知为何仍然

还称他们为变节者——寻找辩解之辞。而且他们是从党的弱点、缺陷和政策中来寻找辩解之辞的。

反对派在他们3月20日(昭和9年)的声明上,公然号召“倾听”卑鄙的叛徒佐野和鍋山等的政治忠告和他们对党政策的批判。反对派作了如下的声明:“关于战略问题,他们(佐野、鍋山)虽然有很多致命的错误,但我们认为关于工会政策的问题,却有一部分相当值得倾听的东西”。这样,反对派就试图在党和无产阶级最应憎恶的敌人佐野、鍋山等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反对派使党削弱并导向分裂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不用说)这说明了在反对派的首脑们和组织者们之中,有人在和挑拨者进行斗争的伪装的下面,却脱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原则。这些人都是屈从于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影响,并且试图将社会民主主义的见解搬到共产党内部来。反对派把党导向分裂,他们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只是帮助了想从内部来瓦解党的剥削阶级和特务警察。共产主义者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这种正在想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秘密地输入到共产党阵营里来的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也将不断地进行这种斗争。然而考虑到反对派发生和成长的整个情况——例如在党内日益缺乏相互的信任——和考虑到反对派的口号——由于这个口号,反对派得以增加了它的追随者——是和挑拨者进行斗争,那么可以说目前支持反对派的基本群众,在客观上都是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人,并且是反对分裂党的。尽管如此,由于分裂主义的影响,即使对党的工作中所残存的宗派主义残余而怀有正当的不满,有时也

会成为反对派的发源地或培养地的危险，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是既不正确而又危险的。

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党内宗派主义残余的危险性。因为过低的估计就会使这种残余更加扩大。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只有在党统一的基础上展开自我批评才能够克服，同时也必须这样来克服。中央委员会既然认为在反对派结成以前党就已经为宗派主义残余所苦恼，和在党的工作上有做决定性转变的必要，那么不能不说展开这种自我批判的可能性，就更加有了保证。中央委员会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进行斗争，同时也理解这种斗争的必要。但反对派在这个斗争中，不是帮助中央委员会，而是对党采取了拆台的行动。

为了统一党必须做什么？

反对派的组成和它的活动，在党内造成了困难的形势。党为了迅速地克服其队伍中所发生的这种病态，并以新的势力和新的战斗力从现在的危险情况中站起来，必须做些什么呢？

一、关于辨别党员谁是挑拨者这个问题，必须从党内斗争的范围内除掉。这种问题靠派别斗争是不能解决的（不，派别斗争反而只能使这种问题更加混乱，给挑拨者潜入党内和在党内进行破坏活动，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种问题只有依靠公平的调查才能够解决。

早在昭和9年（1934年）夏，岡野同志以“清除党的搅乱者，粉碎党的分裂者”为题而发表的论文（美国版“共产国际”1934年9月5日号载）就主张党要设立小委员会，对党员中有挑拨嫌疑的人，不问他在党内的地位多高，或者是在

反对派指导部占重要地位的人，都有加以审查的必要。如果这种委员会至今尚未建立，那么这当然是错误的。党中央委员会当组织这种小委员会时，也必须从帮助反对派的关西地方委员会中，吸收经过考验的同志参加。

我们必须立即结束互相指为挑拨者的这种党内斗争。为了使党内气氛一新，这是一个首要条件。这样做了以后，党的最优秀的分子和工厂小组等才能对党内所存在的政治上意见分歧的本质，说出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二、全体党员、党的全部基层组织都必须了解党内的派别斗争会带来致命的结果。必须坚决地排斥那些顽固地坚持继续进行派别斗争的人，或者是试图妨碍（那管是极轻微的）迅速清算派别斗争的人。党员必须充分地理解和经常地想起斯大林同志关于宗派主义危害性的论述。

“在共产主义的队伍里，宗派主义的弊害很多，第一、宗派主义能削弱党的意志，麻痹革命的警惕性；由于热中于宗派斗争，使党的领导者陷于盲目，以至于把宗派的利害置于党的利害、共产国际的利害和工人阶级的利害之上。宗派主义往往使党的领导者们盲目，使他们不是从工人阶级的利害的立场来估计在党生活上的一切事实和一切事件，而是从自己狭隘的派别见地和自己派别的打算出发……”

第二、宗派主义妨碍党根据共产主义的政策——政策应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精神来进行教育；它还妨碍对党的工作人员给予真正无产阶级的廉洁的训练，使他们从腐朽透顶的策术和无气节的勾结中解放出来。列宁主张只有根据共产主义的政策才是正确的政策；与此相反，宗派主义却保持着这样的见解，认为派别的策术和无气节的小集团的行动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第三、宗派主义削弱了对党的统一的要求，破坏党的铁一般的纪律，而给党带来顽固的宗派统治——由于这种制度，不仅使本来是非法的党的一切内部生活完全暴露在阶级敌人的面前，而且会带来被资产阶级走狗任意玩弄的危险。

最后，宗派主义瓦解了党的一切积极活动的基础，使党员失去对工人阶级日常要求（工资、劳动时间、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改善等）的关心，削弱党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而使工人阶级作好准备的活动。这样，派别斗争的结果，党的威信便不可避免地要在工人面前要降低，因而工人不是浩浩荡荡地来参加党，而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党的队伍”^①（斯大林“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宗派主义者”）。

立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

三、参加到反对派去的党基层组织，必须解散这种派别（反对派）。党关西地方委员会——是一个大的组织，同时和反对派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在最迅速地清算派别上负有最大的责任。党在关西地方的各基层组织，必须要求关西地方委员会立即退出反对派并且和中央委员会恢复联系。为了完全重新建立党的统一，这个工作必须在党整个下层组织，特别是在工厂组织的控制之下来进行。

其他派别性的小集团，例如在“日本共产党××××××工厂、××中央分派”旗帜下活动的无原则无节操的小集团等，也必须即时解散。

所有新的各派别的解散和彻底清算——这才是重新实

① 此处系根据日文译出。——译者

現党内統一和加强这种統一的絕對必要的第一步。以后对于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統一，就要依靠正确的政治方針，依靠对党内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傾向进行斗争，依靠坚决而且迅速地糾正党在工作上或政策上的錯誤和缺点来保証。

宗派主义，当党在活动上需要进行轉变的时候就特別危險而有害。宗派主义在这种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与党对立的人們，不是为了加强共产主义的原則性，反而是为了拒絕这种原則性，来利用党必須变更政策的紧要关头。目前在日本正存在着这种危險。为部分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必須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可是，反对派的領導者們，正象在他們的小册子上所看到的那樣，試图把党的任务只局限在这个工作上，这样就会逐渐走入經濟主义的歧途。現在我們有着要展开和发展工人和农民最初步的斗争形式的任务。可是，反对派只是一味地过低估計党的非法性的活动。現在的形势要求党对宗派主义的残余，也就是对妨碍党和群众紧密結合的残余进行激烈的斗争。尽管如此，反对派对于这个问题却采取了容許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的态度。为了展开群众运动，党实行具有伸縮性的統一战綫战术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党根据这种战术来求得和社会大众党陣营內的工人、农民各組織达成协定，同时必須使它成功。可是宗派主义不是把这种协定作为爭取群众的手段，而是为协定而协定，这就容易丧失革命的远見。

对一切偏向进行斗争来完成統一

資产階級对无产階級的影响最危險的形式就是社会排外主义。在工人階級群众当中，党必須极其严厉而且耐心地同排外主义的情緒进行斗争。如果专对党的队伍內部來說，

那就是党不仅是要对社会爱国主义的表现进行斗争，而且連那些对社会爱国主义表现表示讓步或者表示妥协态度的倾向——不管这个倾向是如何小——党也要对它进行无情的斗争。目前在日本，过低估计党的非法性活动，不管它是任何形式，(事实上)不外是拒絕共产主义。在战争状况之下或在白色恐怖統治之下，非法性活动的作用就要增大很多倍。我們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党的非法性活动，首先把反对为了进攻苏联而进行战争准备的非法性活动，要加强几倍来进行。

党如果不坚决排斥把日本現在的形势，看做是反动时期的那种本質上錯誤的估计，就不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務。小资产阶级以及反对派的动摇分子——根据“赤旗”报，这些分子对群众的創造性缺乏信心，他們只看到了无力、道德的腐敗、背叛以及挑拨的时候——的中間，对目前形势还做这样的估计。最近几年間，天皇制統治的反动性質，无疑地在无形中便被加强起来。政府当局对于工人阶级及被强加上奴隶待遇的农民所采取的镇压手段，变得更恐怖和更法西斯化。然而，在恐怖和群众性排外主义宣传的极端困难的形势下，这种情形本身就更証明和更強調着工人和农民群众所进行的斗争的威力和革命意义。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碰到改良主义领导者激烈的抵抗，但工人的罢工运动和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在昭和9年(1934)却增大起来了。这种斗争是自发的，这种事实并不意味着工人农民的斗争积极性的衰退。不，相反地，这种事实說明了他們斗争的成长。工人、农民的不滿，事实上要比表現在公开的群众斗争上还要大几倍。参加各种各样的对国会請願运动的农民人数日益增加起来。这些运动(目前)掌握在农

民的敌人手里，然而运动本身无疑地证明着广大的农民群众日益高涨的不满和活动。诚然，天皇制政府及统治阶级动员了其全部最大力量，在加强在工人、农民的某一阶层中存在的排外主义的情绪上得到了成功。但是连在资产阶级领导者们手中的群众组织全国蚕业工会联合会，都向政府要求拨出一部分军费来救济农村，这也是事实。这个事实说明在农民中间对政府的政策有着强烈的不满，同时也说明在农村里，在要拨出军费来救济农民的这种口号下，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活动，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全体共产主义者，要清楚地了解党所面临的各种任务，而且要对两个战线，即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残余进行斗争。这才是团结党员，动员他们的全部力量，使党的群众性活动发生转变的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首先是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的各基本问题，例如为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应如何加强党的群众活动，或者是对战争和排外主义进行斗争，以及党的训练（包括加强党纪律和使党内生活的活跃化等）等问题作成决议予以发表。我们必须对于这些决议和党在各该地方的基层组织的生活实践活动及任务，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在所有党组织及工厂基层组织中展开广泛讨论。并且必须站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指出各该基层组织及整个党的缺点，这样来加强党，并且指出真正把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争取到党的周围来的方法。

但是，绝对不能允许试图用派别的讨论来代替这种讨论。下面的事情实在是重要的。那就是“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允许有任何派别活动。应当这样来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即必须使一切切实的建议都能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疑地立刻交给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

机关去討論和決定。……任何对党的总路綫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經驗的總結，对党的決議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改正錯誤的方法的探討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給拥有某种‘綱領’等的集团去討論，而只能直接交給全体黨員討論。……”（根据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①

——美国版“共产国际”1935年第13号“党建設”栏所載——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2卷，第230頁。

給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

(1936年2月——莫斯科)

1932年共产国际所发表的“关于日本問題的綱領”是在共产国际第七屆大会以前草拟的。如所周知，在那次大会上，采用了人民战綫这一划时期的新战术。这个指示，就是根据这个新战术并使它适应于日本的形勢而写成的。这封信，是以岡野和田中两个人的名义发表而在海外印刷的，并将其一部分秘密地送到了日本国内。它对当时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亲爱的同志們！

我們共产党，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首先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基本方針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今天在我们现代化的日本仍然有很多封建残余。在我国有軍事的、警察的天皇制，有寄生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此外，甚至在劳資关系上也还存在着封建的遺制，在社会生活和家族关系上，全面地存在着这种封建残余。因为封建制度的残余还如此严重地存在着，那么就必須首先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任务而斗争。也就是，必須为实现打倒天皇制，建立工农革命的民主主义专政，无代价地沒收地主的土地把它分配給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迅速地改善工人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斗争。

只有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进一步将资产

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推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才是走向日本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和廢除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唯一可能的正確道路。這才是走向社會全體成員得以享受幸福和文化生活的道路。

如上所述，我黨是根據正確的戰略方針前進的，但是黨還沒有能夠巧妙地具體地去接近群眾、動員群眾為他們當前的利益而鬥爭，並借此把他們導向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的鬥爭上去。我們犯了不去發動群眾而只滿足於抽象地宣傳革命基本口號的宗派主義的錯誤。同時，我們也沒有考慮到廣大的群眾尚未準備為打倒天皇制進行直接的公開的鬥爭。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沒有看清楚廣大的群眾，還沒有完全拋棄排外主義的偏見和關於天皇制的一切幻想。群眾只有依靠本身政治鬥爭的經驗才能打破這個幻想。

根據共產國際第七屆世界大會的各項決議以及對目前國際形勢的具體分析，我們必須糾正這種戰術上的方針，並使它更為正確。

首先必須明確現在工人階級最大的危險是什麼？這種危險是從哪里來的？對什么样的敵人應該展開廣泛的群眾鬥爭？能否展開？這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必須提出能夠使群眾起來反對現在主要敵人的政治口號。

在今天堅決要進行戰爭的主要敵人就是法西斯軍部，這是極其明顯的。軍部是天皇制機構中最反動最野蠻的帝國主義者。軍部利用過去四年間在中國進行的侵略的軍事行動來擴張他們的特權，有時還擴大其獨裁權，甚至對最後點滴的自由與民權也橫加摧殘，就連美濃部博士那樣的天皇主義者也甚至受到了處罰。軍部使軍費膨脹到前所未有

的程度，用尽了国家财富，使国民大众遭受塗炭。

可是这些战争狂人是不顧国民的悲惨和痛苦的。正如他們的代表者公开宣布的那样：为了准备和促进“承天之命”的新的“大战”沒有必要考虑国家的經濟資源和經濟破产的危險、即使因此使日本化为“焦土”，也在所不惜。法西斯軍部是想把我国导向法西斯的野蛮状态以及經濟和軍事的惨祸中去，并且想使我們日本国民成为国际反革命的炮灰。

軍部，尤其是其中的过激派分子甚至还不满足于目前我国的反动政治而企图建立公开的軍事法西斯独裁。他們破坏工人农民的合法团体，禁止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疯狂地想使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变成剝削者的馴服的奴隶，变成对肆行暗杀的軍部无一言半語的抗議权利的奴隶，变成对任何掠夺、任何剝削和任何暴虐也都盲目服从的奴隶。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并沒有屬於它們自己的群众性的政党，这个事实毫不减低它所具有的危害性。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因为有天皇制，特别是因为軍部在国家政治上享有特权，所以能通过軍部法西斯独裁取得胜利。也就是軍部握有陆海軍的独裁权，不仅在剝削階級中間，而且想在都市及农村广大的小資产階級群众中間来扩大其影响，甚至渗入工人內部，成功地把許多工会拉到他們那方面去。现在的反动政府虽然与軍部法西斯侵略分子之間有某种程度的意見分歧，但也在为建立軍部法西斯独裁而作着准备。

因此，过低估計軍部法西斯独裁的危害性是很大的錯誤。对于这种威胁，对于軍部的对内对外政策，劳动群众更必須集中力量进行斗争。这个任务是与对財政資本及地主的斗争相密切联系着的，因为代表着大資本家中最反动的分子和寄生地主等的利益的，就是法西斯軍部。

所以，对于現政府反动政策的斗争，不仅是为了广大群众基本利益的斗争，而且是在对法西斯威胁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目前国内掀起伟大的国民运动来反对軍部法西斯独裁威胁的条件渐趋成熟。并且反法西斯的势力在工人阶级中間正逐渐增强，逐渐成长壮大，而軍部的权威却逐渐低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和他们要求救济的呼声，日益转向反对加重軍費负担的方面。在全体国民中間，尤其在劳动的知识分子中間，反对軍部压迫自由的抗議正在增长。

国民大众中間不满情绪的增长、軍部的冒险政策和他們策划独占政权等等，使統治阶级陣营內部的斗争也尖锐化起来。大资产阶级政党政友会，在日益支持軍部的政策。另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政党民政党，它一方面支持現政府，同时又提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想利用在广大的国民中間高涨起来的反法西斯情绪来压制軍部中的过激派，以便从軍部的指导机关得到资产阶级易于接受的妥协。

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胜利，如果不和企图与軍部进行交易而求得妥协的政党或集团进行斗争，是不可能得到的。为了我們日本国民的利益，必須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作彻底的斗争。

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惨祸中来拯救我国国民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工人阶级的統一行动和以反法西斯人民战綫为基础的伟大的国民运动。所以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团结全体劳动国民反对軍部、反动势力和战争。

現在我国分为对立的两个陣营。即一个是法西斯軍部、金融財閥和地主的陣营，也就是黑暗的反动的与軍事冒险

的陣营；另一个是与此相对的勤劳阶层的統一战綫，也就是民主主义的、和平的和劳动的陣营。

以上是我党在政策上和战术上最重要的目标，是我們当前的估計。基于这种估計，必須竭尽全力来加强已經开始了的为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动和为建立广大的人民战綫的运动。这时候應該利用工农联盟的觀念在群众中逐渐普及的这一事实。不仅是佃农，而是全体农民的利益与地主的利益相矛盾，小經營者的利益与奴役他們的大企业的利益相矛盾，小商人的利益与大百貨商店所有者的利益相矛盾，勤劳知識阶层的利益与腐敗官僚及高薪官吏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工人階級則被大資本家所奴役，他們已經全都苦于沒有权利和警察的橫暴之下，現在又面临着法西斯軍部更进一步的剝夺权利和虐政的威胁。

工人、农民、城市小資产階級和知識分子占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实际上构成我国国民的是他們，而不是鎮压他們、掠奪他們的少数特权者。我們党能够并且必須成为这些勤劳人民的領導者。因此可以提出以下的問題：是要民主主义的日本呢，还是軍部法西斯独裁？而軍部法西斯独裁将会把我們日本拖回到德川幕府那样暗淡的軍事独裁状态中去，使我們走向軍事的、經濟的毀灭。

因此，在斗争的現阶段，我們的主要政治口号的内容，即国民运动的口号應該是：反对反动势力和軍部法西斯独裁的威胁！建立全部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民主主义的日本！建立由全体成年人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記名投票方式所选出的并且具有最高权力的人民宪法會議！

二

一、我党应进行自己的地下活动和广泛的合法活动，并有力地批判那些支持軍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政策的各反动政党及其代表者，同时更要鮮明地提出工农群众中間最感到亲切的口号。目前，这种口号的内容大致如下：

1. 为反对反动势力和軍部法西斯独裁的威胁而斗争。
2. 剥夺軍部的特权。扩大自由民权。拥护人权。要求罢工和减租斗争的自由，并反对警察对这方面的镇压。要求言論、出版、集会和結社的自由。要求男女平权，要求扩大选举权。
3. 削減軍費，用以充作失业者和貧民的救济資金。
4. 制定解雇津貼法。废止临时工制度。保障工会的組織和行动的自由。規定八小时工作及每星期一次有薪休假日的制度。
5. 农民、供銷合作社、小商人和雇工的債務延期偿还，并对他們无息貸与資金。
6. 制定以减租和禁止沒收土地为基本内容的佃租法。分配土地給农民。
7. 以和平政策来代替战争政策。立即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立即与苏联締結互不侵犯条約。

共产主义者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政綱，在内容上相同，但在形式上必須有显著的不同。其关键在于为了进行广泛的活动，要尽可能地在广大范围内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就是說必須是共产主义者在合法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斗争的形式。如“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个口号，現在到处在說，也并未被禁止。因此能够并且必須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日本主义

团体的形式来充分地揭露軍部的政策。

二、統治階級說，共產主義者是圖謀不利于我日本國民的國賊。我們必須徹底粉碎這種爛言。我們必須掀掉資本家的幫閑和穿軍服的愛國主義者們所戴的國民福利“擁護者”的假面具。他們是在愛國的名義掩飾下，擁護着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我們必須指出和證明：只有共產主義者才是為我國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的。

在反對法西斯軍部的鬥爭中，我們需要利用日本人民在歷史上的革命事實和民眾對德川幕府的憎惡情緒。因為軍部今天正要在我國恢復德川幕府的鎮壓和暴政。

三

在為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和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鬥爭上，我們認為我黨負有如下的任務：

一、共產主義者和他的同情者，必須加入勞動人民的各種合法的群眾團體，首先必須加入工會或農會。而且應該與其所屬的團體一同加入現在的無產大眾政黨。應該在這些團體內積極地活動，努力引導大多數會員和整個組織到階級鬥爭的方向和左翼潮流中去，並應努力在中央及地方建立有組織的全體無產者的反法西斯統一人民戰綫。此外，在水平社、產業工會、和平團體、青年團和退伍軍人會等這樣群眾團體里，共產主義者也必須為爭取會員群眾和地方組織站到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反動勢力和戰爭的人民戰綫這方面來而進行鬥爭。共產主義者應努力與社會大眾黨內的左翼分子建立緊密的聯繫，而且必須反對其反動的領導者，並向他們鬥爭，使他們孤立。

同時，必須堅決反對從社會大眾黨和其他群眾團體中

使左翼的地方組織分裂出来或者重新組織与社会大众党相对立的无产政党的企图。共产主义者必須竭尽全力保卫工会、社会大众党和其他工人团体的合法存在和統一。

二、在群众运动方面的左翼政策，必須建立在拥护工人、农民、城市小資产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迫切利益的基础上。

而且，劳动大众的經濟斗争必須与反对軍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反对反动政策以及国民大众对民主主义的要求結合起来。

我們的首要义务，就是要反对买卖妇女和兒童，反对数十万紡織女工和矿工的奴隶式的寄宿制度和住集体窝棚制度，反对双重剝削的包工制度和临时工制度，反对殖民地式的低廉工資的封建的辱国制度，并且反对剝夺劳动者的权利，反对藐視人权，而掀起广泛的国民运动。

反对所有这一切辱国制度的斗争，是全体工人階級和誠实的全体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斗争的合法形式和方法，可以采用包括最初步的群众抗議的形式在內的各种各样的方法。現在，重要的問題并不是斗争的形式和要求非要尽量搞得激烈不可，而是必須发动广大群众，并且引导他們能够进入統一行动的組織。

三、共产主义者，現在正为了把极端分裂的工会按照产业的类别加以統一合并而斗争着。目前，特別重要的是，要在改良主义工会的下层組織里，发展一个为了与左翼合法工会进行統一合并的群众运动。階級性的工会运动的支持者，要参加象港南工人協議会那样为統一工会而斗争的工人組織，在沒有这种組織的地方，应带头努力建立这种組織。現有的非合法工会的全体會員应加入合法的工会，共

产主义者必須努力使全部工人加入合法的工会。

共产主义者支持一切改良主义的和左翼的工会加入工会联合会，一切群众团体加入社会大众党，但同时應該为保障加入工会联合会和社会大众党內的群众团体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为爭取党內的民主主义而斗争。

同时，退出工会联合会的日本主义工会里的积极分子應該发动重回工会联合会的运动。而反对最近民間法西斯团体和日本主义工会的领导者們极端无耻地反工人的行动和分裂工会的阴谋的广大的工人群众运动，必須轉变为反对軍部的斗争。因为軍部才正是这些法西斯团体的领导者和嗾使者。

四、共产主义者应极力支持最近开始的社会大众党、工会、农会等的青年部改組为群众組織的运动。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应加入这些团体，并应使所有的劳动青年都参加进来。而且要成为这些組織中的最积极的活动分子，同时应努力使这些組織的成員支持左翼的政策。在产业工会以及其他組織的青年部內也應該进行同样的斗争。

我們應該参加反动的青年团体，尤其是日本青年团。这些团体基层組織的成員，大部分是勤劳青年。必須在这些青年中間进行扩大我們影响的斗争。

五、为了完全符合我党資产階級民主主义的农业革命的方針，我們需要糾正对农村的策略，使它更加妥善。

在农村中我們的主要支持者是农村无产階級，是貧农。农民中反对地主的几乎都是佃农和半佃农，这种說法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尽管有的同志持有不同的意見，但是，这与全体农民，也就是在佃农和半佃农以外还包括一部分富农和极小地主的有产农民在內的全体农民的共同斗争在日

本是不可能的論点，毫不矛盾。为了反对使农民奴隶化的負債和重稅，反对肥料价款和电費等掠夺式的垄断价格，为了进行要求立即动用国庫救济苦于飢餓和貧困的农民的斗争，而組織全体农民的战綫現在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全面地发展农村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要求减租和反对收回佃农耕地等斗争，发展农民为一般要求的斗争。我們的任务在于将广大的农民群众吸收到反对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为爭取土地、和平与自由而斗争的統一的人民战綫里来。

例如，請願运动是农村中整个农民运动的最初步的形式，我們也不应忽視，这是特別重要的。不仅如此，我們还必须用一切方法来支持和发展这些运动，以便使它有助于积极的农民运动的开展。

組織群众性的农民集会，例如討論請願的内容和当局对請願的回答，或討論議會关于請願的議案和各委员会的审議等，这样就可以使农民的非积极性的請願运动轉变为积极性的群众运动，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为了不使請願运动等的领导权落在地主和法西斯分子手中而斗争，也是必要的。

我們現在还需要努力把一切反对地主的农会和全国农会統一起来。

成立农民和佃农的各种委员会，为日常要求而斗争也是我們重要的任务。最初即使不是革命的委员会，而是如請願委员会之类的东西，我們也能够而且必須使它变成加强农民运动的积极性和群众性的有效武器。

佃农委员会即在反对做地主的奴隶的斗争里統一全体佃农的委员会(不問其政治見解和所屬的农村团体如何)可

以起特别大的作用，这也是很明显的。

我們必須反复地說明，我們的支持者們，不但不要妨碍农会成立农民委员会和佃农委员会，而且还要予以援助，同时更要积极的参与它的創立工作。

为了加强佃农的斗争，首先必須使現在极为分散的小規模的佃租斗争变成統一的大規模的斗争，并且要争取与斗争沒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对于斗争的同情。我們更必須为建立支持佃租斗争的全体农民的委员会而努力。

在农民运动的現阶段，我們反对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度的活动，对于大地主必須特别严厉。不过当耕种小地主土地的佃农对其地主进行斗争时，当然要站在佃农的方面予以支持。

我們必須参加农民和进行农民运动的各种形式的团体，来实现我們的主要任务，即建立反对反动势力和軍事法西斯独裁的威胁的城市和农村劳动者之間的統一战綫。

同时，工人阶级及其組織，必須努力对于农民的要求給以最积极的支持，并且自己也要提出劳动农民的主要要求。

六、工人阶级需要从争取小商人、小工业者和知識分子到自己方面来的观点出发，提出小资产阶级及劳动知識分子的迫切的要求，支持这些要求，并指出他們只有与工人阶级共同前进，才能从大垄断資本的猛攻、負債的重担和沒落中得到拯救；脑力劳动者才能从失业中、从法西斯的橫暴与对文化和科学的强制压迫中得到拯救。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切身要求大致如下：即延期偿还債務，貸予无担保的低利資金，对小商工业者减稅，反对对大資本家及大百貨公司施行低稅率。此外，与上述問題有关

的，提出由國庫救濟瀕于破產的小商工業者的要求，必須和要求削減軍費的運動聯繫起來。

勞動知識分子的要求大致如下：研究和發表學術的自由，文化團體的組織和活動的自由，保障事務員和市町村地方團體工作人員及腦力勞動者的生活權利，隨着物價的高漲提高薪金，組織工會和參加政治活動的自由。

四

一、我們當前的決定性的任務，就是使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黨如果不在思想、政治的工作上克服宗派主義，便一步也不能前進，而且黨內現有的危機一定更要加劇。必須揭露隱藏在背後的宗派主義的假革命家。而且必須說明和使人們理解宗派主義是使我們工作消極、放棄為群眾的鬥爭、引導黨的陣營走向頹廢的東西。同時必須對試圖把黨拉入右傾機會主義的泥沼中或社會民主主義方面去的人進行鬥爭。

黨必須把合法的與不合法的活動巧妙地結合起來，但活動的重心首先要放在工會、農會和無產大眾政黨等合法的舞台上。並且，在水平社、御用工會、青年團、產業工會和退伍軍人會等群眾團體內也必須進行活動。

二、對全體黨員的有系統的考查，應作為日常的工作來進行。在合法舞台上長久繼續進行活動，會給調查入黨志願者的工作提供最大的方便。應該從在合法的工作中經過考驗的左翼工人中間吸收新黨員，獲得積極分子。但即使在此種情況下，在他們參加黨的工作尚未充分表現出可靠的期間，最好不要急于吸收他們入黨。他們入黨後，還必須繼續一般的合法的活動，維持合法的地位。並且必須用各

种方法，来系统地培养和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不仅在不合法的组织中而且在合法的运动中也能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进行工作的党的工作人员。今天仍然有的共产主义者过低地估计了共产主义者保持合法地位的重要性，这是错误的，必须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为了使党的工作有必要的伸缩性，应提出整编党的组织机构的问题。即使党的组织形式适应于党的群众工作，适应于政治活动的现状，和适应于防止警察对党组织的破坏。例如在各地，在合法的群众团体、工会、农会内或无产大众政党的地方组织内成立“支部”，最好共产主义者能够利用与它们的联系，进入企业内部，在那里加强我们的影响。

为了尽可能地防止警察对党组织的破坏，或者尽可能地把这种破坏限制在局部，应该避免党组织的极端中央集权，并使基层组织发挥最大限度的主动性。同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由统一的党的中央机关，主要是用党中央的机关报来进行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统一的领导。

同志们！我们热烈的希望共产主义者讨论上面所说的一切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的精神，努力进行各人的实际活动和根本改革。

日本革命的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

(1940年4月——华北)

这是野坂参三同志从苏联进入中国（华北）后不久写的，它指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这个文件曾秘密传播在华北的日本人中间。

一、日本的国内外形势

最近日本的国内外形势，对于日本群众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条件。去年八月“反共轴心”的崩溃，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紧接着，又随着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的困难倍增，使它的地位更加不稳。日本军队在满蒙国境诺门坎遭到的歼灭性的失败，使日本军部丧失了战胜苏联红军的信心，同时也大大地降低了他们的“威信”和国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努力想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其结果如最近在长沙和其他中国战线上，反而遭到了惨败。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成立”曾寄以一縷期望，但是连前首相阿部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它的成立不足以“解决事变”。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速战速决”的口号下所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现在竟变成了他们无法估计其前途的长期战争，他们正象陷入无底的泥沼中的人一样，越想爬出来，越是全身往下沉，因而陷于绝望的境地。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日本国内的情况：这个毁灭性

的、消耗性的长期战争的影响已经表现在各个方面。和平产业的破坏、资源的枯竭、贸易的不振、黄金的耗尽、通货膨胀的发展、农村的荒废和农产物收获的减少以及生产力增加率的降低等等，这一切都明显地表示着日本的战时经济面临着危机和破产。

面临着这些巨大的困难，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纠纷也日趋尖锐，在发动战争后二年半的期间内，内阁更换了三次、政府的政策不断发生动摇、政党一再离合聚散，因此，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政治上的不稳定便日益深刻和尖锐起来。

战争使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恶化。就是在被军部及其走狗的疯狂的排外爱国主义的宣传所欺骗的国民大众之间，也滋长着不平和不满的情绪。尽管有血腥的镇压，但是他们为改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却大大地高涨起来。去年，即昭和十四年（1939年）一年中参加劳资纠纷的工人人数比上年增加了一倍，这件事也足以证明劳动人民的斗志昂扬。

同时，国民大众对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对“圣战的目的”抱有极大的怀疑，有的公然批判军部，有的责难大軍需资本家的巨额利润，更有的开始主张无条件结束战争。因此，尽管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宣传，但在国民中间对战争的热情却反而降低，疲劳厌战与希望和平的情绪，不论城市或农村，在国民广泛的阶层中间，甚至在一部分资产阶级之中，也扩大起来。

在这个期间，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并未对极端困难的环境屈服，他们团结了力量，整顿了阵营，为了他们所负担的使命——反对对华侵略战争，继续进

行着英勇的斗争。这个事实，也是阶级敌人所公开承认的。例如，在去年十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席上，当时的内务大臣的训示里就这样说过：

“根据今后情况的变化，难保没有人以不稳的过激的言论行动来对国策的执行加以意外的妨碍。最近，左翼分子（即共产主义者——作者注）仍然不断地进行着顽强的活动，今后他们假借什么机会抬起头来，也很难预料”。

上面所说的一切情况，都是日本革命工人的群众活动的有利条件；同时也表示着他们正确的政策和行动，对于战争的将来和日中两国国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重要性。

二、对战争宣传的斗争

那么，在上述形势下，我们日本革命的工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应当做的就是用一切方法和手段，不屈不挠地在群众中间宣传“圣战”的真正意义，指出它是不正义的掠夺战争。换句话说，这个战争是日本的军部、大财阀和大地主们为了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资源，为了奴役中国人民而进行的战争，为了这个战争，日本的勤劳国民大众要流血流汗。应该用浅近的具体的实例和群众的语言来说明这种情况，直到他们彻底领会为止。

在反对这种战争的思想斗争上，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下述各点：

即对军部在国民中间所散布的各种欺骗宣传，如“东亚永久的和平”、“建设新秩序”、“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等口号，不要只付之一笑，而要彻底地予以揭露。

尤其必須揭露今天依然成为日本的和平条件的基础的“近卫声明”的侵略性和欺騙性以及汪精卫“中央政府”的傀儡性。

其次，必須努力打破灌輸到日本国民头脑中的，以为日本军队是“无敌”的、“冠絕”世界的神秘观念。日本国民中間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相信日本军队在中国总是“連战連胜”的，因此，广泛地使人们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战綫和滿蒙国境战敗的真相，可以喚起群众对軍部的“威信”和力量的不信任，可以使群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前途的”（“联共党史”日譯本第460頁）。^①

現在日本統治階級企图牺牲中国来策划日英美的“慕尼黑”，以建立反对苏联的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同盟。我們需要向日本人民說明这种企图对日本国民是最危险的和使日本国民走向毀灭的，在提出这种警告的同时，我們还必须宣传日本应与苏联建立善邻友好的关系。

但是，如上所述，仅揭露“圣战”的本質，是不够的。还必须宣传：中国国民的抗日战争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是保卫本国独立的正义战争，而且日中两国国民有着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两国国民应该互相协助和团結。

三、为群众的切身要求而斗争！

其次，我們日本革命的工人，必須尽全力来发展工人、农民、劳动知識分子、小工商业者以及其他一切战争的牺牲者为切身的經濟要求和維護被蹂躪的人权而进行的斗争。

^①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1949年莫斯科外文書籍出版社，中文版第408頁。

而且这种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必须适应今天群众运动的发展可能性,并且部分的要求必须适应群众目前的需要和情绪。只提出过高的“革命的”口号,并不是革命活动家的任务。

从以上的观点出发,可以把下述事项作为群众目前要求的一例。关于工人可以提出:增加工资、反对强制从工资中扣留储蓄、缩短工作时间、反对解雇、反对强制的“产业报国会”、要求有工会活动和罢工的自由等等。

关于农民可以提出:减低佃租、反对地主收回土地、缓期偿还债务、反对强制的劳动服务、要求有农会活动和佃农斗争的自由等等。

关于劳动知识分子可以提出:增加薪金、反对技术人员登记制度、反对学校军队化等等。

对于小工商业者可以提出:救济破产者、反对经济统制等等。

关于出征士兵的家属可以提出:保证一般的生活水平、负担家庭生活的士兵立即退伍等等。

关于士兵可以提出:增加战时津贴、严禁打人的暴行、农忙期回乡等等。

四、政治上的中心口号

以实现上述群众目前各种要求为目的的群众斗争,随着它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提出更重要的政治口号来发动群众。但是在群众面前提出立即停止战争的口号,如果时期尚早或者是不可能时,就必须用一切方法向群众说明,使他们理解:他们今天的贫困是战争造成的,因而他们脱离贫困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战争的这一根本事实。换言之,我们必须以下列基本的行动口号为目标,用最大的精力作好动员

群众的准备工作。这些口号是：

立即結束战争！

立即从中国撤退一切日本军队！

废除总动员法！

把军费拨作国民生活改善费！

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打倒军部！打倒战争政府！

建立民主的人民政府！

建立和平与自由的日本！

日中两国国民团结起来！

五、由下层组成的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日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克服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的现象。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应在现有的工人、农民的各种团体内继续活动，与盘据在这些团体上层的军部爪牙和堕落的领导干部作积极的斗争，发动一般会员群众和下层组织对堕落的领导干部进行斗争，因而必须在下层组成工人阶级的统一。

为了促使政府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强制组织的“产业报国会”和其他御用团体的瓦解，必须在这些团体内提出增加工资或其他改善生活的要求，在会员面前揭露它只是为军部或资本家谋求利益的“工人”团体。

共产主义者和同情者，要在拥有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各种群众团体内，特别是在其下层组织内进行不屈不挠的活动，必须努力把国民各阶层的不同要求和行动，在立即结束战争、立即撤兵、打倒军部、安定生活、要求自由民主等全体

劳动人民的共同要求之下，統一为广大的由下层組成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運動，即統一为由下层組成的人民战綫。

現在，国民群众的不滿正不断地增加，在这种事实面前，小資产階級的政治家們儼然以“国民之友”的姿态出現，我們必須警告群众不要受他們的欺騙。那么如何来区别国民的敌人和朋友呢？即應該根据他們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态度如何来判断。

六、巩固共产主义陣营

今天，日本工人階級的先鋒队所担負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在极少数的布尔什維克的中央領導之下，把整个共产党的組織巩固得如鋼鉄一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須不向任何困难低头，严格保守秘密，發揮高度的英雄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活动。要在工厂、公司、农村、学校、兵营和軍艦里組織共产主义者的小的秘密团体，同时必須尽量利用合法的群众組織。尽量利用合法的可能，来保持党和群众之間的联系，使党加强起来。

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检察院驅使着变节派（日本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一切丑类准备进行照例的挑拨破坏活动。因此，对奸細和坐探进行无情的斗争，也是日本共产主义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 * *

日本的同志們！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在1905年的革命失敗后的反动时期和以后的世界大战的时期中，曾在决不次于現在同志們所处的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活动。并且，布尔什維克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也沒有对无产階級革命的胜利失掉信心。他們英勇地与极端的反动派战斗，同时坚

决地和一切类型的失败主义的、取消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潮流作斗争，团结力量，准备着新的革命高潮，即 1917 年的到来。因此，他们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指导之下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同志们！现在日本也正在接近“一九一七”年，不，用我们的力量来使它接近我们吧！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

作者 = 日本共产党史资料委员会编 林放译

页数 = 1 4 9

S S 号 = 1 0 2 5 2 4 1 2

D X 号 =

出版日期 = 1 9 6 0 年 0 1 月 第 1 版

出版社 = 世界知识出版社

书名

目录

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 (1922年)

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 (1927年纲领)

一、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

二、日本的国内形势

三、日本革命的动力

四、共产党及其作用

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

六、共产党和工会、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组织的统一战线问题

日本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1928年)

关于日本共产党的决议 (1930年)

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质 (1932年3月2日库西宁同志的报告)

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纲领 (1932年纲领)

一、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

二、当前革命的性质

三、革命运动的现状和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

为了日本共产党的统一

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 (1936年2月——莫斯科)

日本革命的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 (1940年4月——华北)